海燈

半月刊

遷址紀念號

第二卷　十三期

目錄

社言　今後人海燈之新姿態　編者
通一　中日佛教徒眞能携手嗎
短談　點着萬千億人的心燈　通一
心空？目空？　芝峯
諸佛眞不斷性惡嗎　竺摩
理論　建立人間道德的基礎　悅西
——什末是澈底的辯証法　東初
——附插圖一頁——　通一
弘一律師印象記　道屏
譯述　日譯巴利語藏經出版　談玄譯
鳥窠禪師與白樂天（井上秀天）　窺諦譯
給讀者們——（論自殺）　襟亞
六祖大師（創作）　汪冰予
太沉寂了（地方佛教通訊）　張健華
香海東蓮覺苑落成開幕紀盛　潘慧凝
海吟集　大庸選
佛教新聞　記者
編者的話　編者

今後人海燈之新姿態

編者

今後人海燈將以什末態度出現于世？這問題是一般讀者所必關心的吧!?

「人海燈復刊以來才一年有半，已是老態龍鍾而失却初期的勇幹的朝氣了。」我們聽到許多人這樣說。不錯，初期的人海燈，對于教內一般弊象的指摘，較之已往的現代僧伽實無多讓，爲什末馬上會改轉了態度呢？因爲，我們深深地覺悟到建設新佛教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內部的整頓固然重要，而對外亦刻不容緩，佛教內部的重重弊端，不是說說就可以改除了的，這是我們的態度不向一邊的一個重大原因。

那末我們以後的態是否這樣一貫下去呢？這可分三點來說明之：——

一，對于教內一般弊端的指陳，有必要說的時候，以和緩公正的態度出之，好使浸沉在古久泥潭里的同袍自動的覺悟，自動的改革，筆調採取規勸式，偏激的感情成分太重的稿件，一概不取。

二，兩千年來的佛教，因爲傳承者太把他神秘化了的關係，所以距離一般大衆太遠，尤其是現在佛教宣傳品，不是高深莫測，便是拉雜一堆，比較通俗化的刊物，可謂絕無僅有，我們將佛學上的任何問題，用極淺顯的文字寫出來，讓每一個讀者讀了以後不會嘆白花了他的時間，至少要有五成以上的了解。

三，一切報章雜誌上對于佛教反感文章，我們應加以詳細的解釋和糾正，先使水準線上的知識分子，識得佛教的眞面目。

這三個問題，有的曾經說過，有的已做了一部份，我們的終極目的，原不止這三點；可是，從國際風雲緊急說到中國自救都該信行佛教，或是從中國佛教危機說到華南佛教刊物之急需，那還不是等於一張空頭支票，最重要的還是做出事實來看！

所以，我們只開出一看簡單的願望表，讓大家知道就得了；然而，就是這小小的願望，也不是幾個人的力量所做得到的，希望本刊的讀者，作者，大家親密的合作，先塡付了上面的三張空頭支票，然後再進一步開其他的發票。

中日佛教徒眞能携手嗎

通一

本刊過去曾刊過幾篇論列中日佛徒携手問題的文字，最近，國內對于中日佛教學會加以攻訐者頗多，這里不妨將我個人對這問題的意見寫出來供大家參攷。

去年日本召開第二屆汎太平洋佛青會議時，因了日本的片面宣傳，中國佛徒內部曾掀翻起軒然的風波，今年中日佛教學會成立，國內一部份佛教徒又乘機高呼「打倒」，發出許多宣傳品，一望而知這不僅是攻訐中日佛教學會，而且牽連到私人方面來了，關于私人問題，我們不必問他，以免節外生枝，現在只談中日教徒携手問題。

中日佛徒携手以什末做媒介呢？當然是中日佛教學會，前些時，日本好村

奉輝與墨禪法師來華，其結果，對該會贊助者頗不乏人，這里面，包括了政府要人，專門學者，社會名流，如果說中國佛教徒會因此而大做其賣國工作，那未，這班贊助者也就是間接預謀者了。

再說：最近成立的中日文化協會，也是政府中人主持的，反對的只着眼在中日佛教學會，其醉之意不在酒，不言而喻，這樣的鬧法，足以顯出中國人的救國之道只齊其末而已。

眼前中日佛教的弊病，大家都說是日本偏于知，中國偏于行，正宜互相調劑，以共趨于知行合一的正軌。其實這還是皮相之談，因爲日本佛教已完全社會化，政教已達于混合程度，彼所以求知者。在其佛教學術化，及解決生活問題耳。（至少大部份是這樣的。）雖然日本各宗中不乏有堅苦卓絕的修持人，但普遍的風尚都是這樣的。所以，要使日本佛教徒由知起行，原因不只那末簡單，重要的還是日本僧伽制度本身的改革。我們能給他什末呢？實在說來，眞够我們慚媿無地！

中國佛徒偏于行，這也是偏于皮相之談，眼前中國數十萬僧伽眞在修持方面用功者，可分爲念佛，參禪的兩大類，（修密持律的人，委實少得比鳳毛麟角還要少。）可是，念佛者不知佛作何解，參禪者不知禪之由來，盲念盲參，了無受用，嚴格說來，實配不上說「行」，我們這種行，是日本佛教徒所需要的嗎？

中國佛教徒求知的問題，實是急迫不容稍緩的事，但我們要考查它歷史上的成因，社會上的根據，求一個根本的解決，如改變僧制，取締應赴，普及僧教等等，那才是澈底的辦法，現在空喊中日佛徒携手，實在的講，他不能給我們什末，我們也不能給他們什末。

不過，話雖這末說，譬如救國，其道萬端，設立中日佛教學會，爲將來互相勵發之開端，也不是要不得的事，最重要者雙方要能撇去政治的意味，作純粹觀摩的結合，尤其我方參加者，應認清這不是振興中國佛教的根本工作，要時時提心，莫收利用，可行可行，可止則止，當機立斷，反對者固無所謂，只要自己清楚是否正眞被人利用那就得了。

所以，我對中國佛徒携手問題，並不反對，同時認爲反對這事的人，也無須神經過敏，從攻訐而改爲嚴密的監督，那是比攻訐要好得多的。

最後，也希望中日佛教徒能眞誠的携手，不要從這携手再牽引到別一携手上去，庶幾乎不愧對于佛陀！

介紹

欲明佛教眞象者，不可不訂閱

教佛之唯一日刊

佛教日報

社址 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每月大洋五角

點着萬千億人的心燈

芝峯

人生假使什麼都覺到滿足，那麼是無須佛教的；縱使不自量力的佛陀出現，想在我們這美滿的人生裡頭唱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口號，那我們眞會同雲門一樣一一棒將他打死給狗子喫」了。

但是「人生自古稱缺陷」；美滿，恐怕是在夢中吧。所以黃面瞿曇，在二千年前，大模大樣地擺出獨尊的架子，多少可憐的人們，拜倒在他底千幅輪之下，雖有調婆達多，看見眼紅，想許多方法來同他大鬥一場，結果，只有給黃面老大拇指碰點出血，千古以下，還得了五逆的罪名，眞犯不着了。中國的雲門，雖這樣的大膽，不怕，竟唱「一棒將他打死」；但是，不過口號唱唱罷了，至多祇能把自己的平生心中所拜倒的黃面老打得無踪無影，在自己心靈的王國裡抬出自己臭架子，目空一切，得到獨尊。這，眞同現在小軍閥一般，「我不打倒你，怎樣我有出頭的日子呢」？雲門，可說是天生驕子，他不但冒了什麼五逆罪名，且得到「祖師禪」超過「如來禪」的美譽，被後人稱揚讚歎。我覺得雲門的人生，許配得稱「美滿的人生」，有他內心蘊蓄的活力，把人生充實起來，調和起來，給以美滿化，成爲「唯我獨尊」一大搖大擺的過了數十年光陰。

我們感覺到人生的缺陷，不是社會上黑暗，是我們自己沒有了光明；不是環境的困厄，是我們自己的畏懦。惟有自己是光明的火炬，任何的黑暗也給以無限光輝；唯有自己長着渾身的力，任何的困厄也如揮劍斬絲。一般拜倒偉人脚下的可憐者，終日叫囂奔走十字街頭營求衣食的丐兒，浮沉人海，隨波逐浪地嚷着人生的缺陷，他們不知道舌在口中，眉閣眼上，找不到自己的頭顱，原插在兩肩之間。啊！人生！人生！是你播弄人們呢？還是人們自己故弄虛玄？

「現在我給你們以燎原之火，我還給你們以拔山之力，將虛空燒爛，碎大地爲微塵！祇要你們自心中有了着火乾薪，祇要你們的身體能豎起脊梁是立得住的一個人。」這是黃面老吹四十九年的法螺，是達磨西來「覓個不受惑的人」尋伴侶的叫聲。

可憐啊人生！我們是否終古地任他缺陷，潰頹，消沈？黃面老爲什麼這樣自大自尊？西天東土歷代傳教者何以那樣的目中無人？誰人不具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得觸塵；那末，盡大地都是自己的法身。這中沒有佛，也沒有魔；上窮碧落之頂，下及地底深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獨步宇宙，目空乾坤。呀！這就是唯一的自我，更不許有臥榻傍邊容着鼾酣的他人。昂首虛空，遍覓法界，寂靜了一切，獨自地游戲神通。有時化身爲大象踏碎螻蟻封疆；有時入蝸牛之角，効蠻觸的鬥爭；有時向木偶隊打混，可憐那些無主的游魂。於是握着般若的火炬，運着大無畏的精神，向着人海世界，點着萬千億人的心燈。

這是黃面老吹了四十九年的法螺！

這是達磨「覓個不受惑」的呼聲！

五，一五，于寧波延慶寺

心空目空？

竺摩

心空？目空？這兩大問題不時在我的精神經球中打旋，到底是心空？抑是目空？

不論出家或在俗的人，祇要他到過大叢林的禪堂，誰都不免要瞧見壁上黏貼着或鐫刻着這四個大字「心空及第」。這怎樣解釋呢？因爲「心空」是禪宗的目的物，亦即佛教究竟旨歸的宗趣；所以學佛的人能眞正認識而參究了這一顆心，正如科舉時代的「狀元及第」，所以和尙雖不做官，也有「及第」了。

高峯語錄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這就是心空的出處；但心空究竟這作麼生呢？又云「進問：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就是禪師參究心得的禪境，決非「悄然機」所能奏效或悟解的！

但心爲甚如此難空呢？佛說：「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在密嚴經中說：「心名爲丈夫，諸界因此起。」原因心爲諸法之王，宇宙間形形色色的現象諸法，莫不是心原動力 Principia agens（即動作之原因）所反映的影子；所以若能識得而參破了這萬法總樞的心，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自然是「大地無寸土了」了。佛就是能抓住這顆心，認識這顆心，參透這顆心，所以能和光同塵，在宇宙諸現象法中不逐物轉，而能轉物，得其任運自在的逍遙。由此觀來，若要空心必先識心，若識不透，就空不掉。由識而空，這成了邏輯 Logic（即論理學）中的一個定理。

識心重教，空心重宗，教解如日，宗行如足，一個人不能有足而無目，或有目而無足，解行不可偏廢，古今大師，皆有明訓；尤其是兩足學開步走的當兒，還須以目爲先，沒有目就不免有碰壁落坑的生命危險，故學佛者，應以入教下手，乘教修行。然現在有許多學佛的人，都說：「出家之人，便要念佛，參禪，文字學起來做什麼？誰給官你作！」他們的大前提 Major concept（即大概念），舉文字便是想做官；和尙既沒有給你作官的希望，就不需要文字。不錯，禪宗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藏經，那麼多古禪師的語錄，都不是文字！那麼多的淨土祖師的傳紀文集及開示錄，也不是文字，因此，自己厭棄文字，教徒子徒孫也棄捨文字，而別自運用他們的自有的煙七披里純 Inspiration 去做閉目冥想的工夫，去希冀「心空及第」；這眞使人莫測高深！但我想他們「心空」不知有否及第？而「目空」已是名列前茅的及第了；因閉目而空乾坤故。雖然，有人說：「盲修瞎練」；我是不敢贊同的，因我非他，安知他是「盲修瞎練」？所以我終究還是一個？號。禪師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禪宗可貴者在起疑情，我疑將來也許會疑到一個大徹悟的時節呢？！

倒底是心空？抑是目空？這兩大問題仍在我的神經裏打旋：心空？目空？

二月二日在甬上

諸佛眞不斷性惡嗎

悅西

台家謂諸佛不斷性惡，這說法，我從來不信。凡立一種學說皆須以聖教爲根據，否則便不足信。所以，惡究是何物，諸佛爲何不斷？實有討論之必要。

欲明性惡不可不知性善，欲明性惡性善不可不知修惡修善，而性惡性善的性字尤須特別注意，必使其界說清楚，不容有一絲一毫的混濫；然後斷與不斷可以立見，無勞費詞。

考台家所說性善性惡，淵源於南嶽大乘止觀。但大乘止觀名性染性淨事染事淨，後輩改染爲惡，改淨爲善，改事爲修。故吾人欲研究性善性惡之界說，不可不先讀大乘止觀。

大乘止觀中性善性惡的性之一字，即指自性清淨心。而此自性清淨心即是阿賴耶識。以阿賴耶識與眞如不一不異故。就不異的方面說阿賴耶識是眞如，雖亦可通，不過台家後裔欲成立法性宗，謂性具一宗勝他宗故，遂指清淨心爲眞如，阿賴耶識一名辭諱之不談；於是便說性善惡乃是眞如的淨染二用，即是理性中本具之物，故性具亦名理具。遂不承認性惡乃阿賴耶中之煩惱種，而欲護之不令斷滅。總言之，以其欲別於所謂權教的法相宗故，欲立自宗爲勝，遂致有諸佛不斷性惡之說產生。

夫阿賴耶識既與眞如不一不異，何不約不一邊說阿賴耶識非眞如呢？當知阿賴耶識是依他起性，眞如是圓成實性；阿賴耶識是有爲，眞如是無爲；賴耶是相是事，眞如是性是理；賴耶中有善惡種，眞如中純然無雜，不但不可名惡，亦且不可名善，以絕待故。然則清淨心既指阿賴耶識，則清淨心中之性惡性善，不是指賴耶中之漏無漏種嗎？性惡性善既指種子，則修惡修善當是現行；所謂從性起修全修在性者，即從賴耶種子發生現行，而此現行復薰賴耶而成種子；不唯善法，惡法亦爾。所以但有性善而無修善，是理即佛。地獄中衆生但斷修善，而性善猶在。性善即無漏種及有漏善種，修善即有漏善現行，斷即是不成就，不斷即是成就。謂地獄有情有漏善現行已斷，有漏善及無漏善種並未斷絕依然存在。無漏現行異生位中尚未現起，但可說不成就，不可說斷。瑜伽亦說地獄成就三無漏根是種非現。性善既是無漏善種及有漏善種，則性惡即煩惱種也明矣。

又大乘止觀引經中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滅，証諸佛不斷性染，則性染即煩惱種子彼宗亦自承認；種子即是習氣異名，而許斷習氣，不許斷種子，亦何自相矛盾耶？

夫有漏現及劣無漏種，斷除淨盡名之爲佛。彼宗則謂斷惡現行，不除惡種子，惡種且不斷，況無記耶？況有漏善種耶？況劣無漏法耶？又地獄不斷性善故，遇善緣時從性善起修善而上升；諸佛不斷性惡故，遇染緣時亦當從性惡起修惡而下墜乎？若爾則諸佛隨染緣而示形六道應是實墮，有斯理乎？

考南嶽不許諸佛斷性染之理由有四，今當述之於下：

一．性染性淨無始並具，法爾而有，凡法爾有皆不可改移，不可斷滅。

二．染以淨爲體，淨以染爲體；染是淨，淨是染；一味平等，無有差別之相。

三．謂諸佛若斷性惡便不能倒駕慈航，示現六道，普度衆生；諸佛所以能以慈悲願力現身現土，示有三毒，說法利人，皆是巧用性惡法門。

四．說清淨法中不見一法增，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諸佛若斷性惡，何謂不滅耶？

一．破曰：無明亦無始法爾而有乎？爲後來生起乎？由無名故造業受報名爲衆生。無明若是後來生起非法爾者，則衆生當有始，便違佛經，以佛經成言衆生無始故。無明若法爾而有者，爲不可斷乎？爲不可乎？若謂無明不可斷者，便違自斷；以汝宗每云破無明証法身故。若可斷者，法爾無明既可斷，云何法爾性惡不可斷耶？今立量云：汝之無明亦不可斷，法爾而有故，如汝性惡。性惡應是可斷法，法爾如有故，如無明。又性惡無明同爲煩惱一斷一不斷，亦爲不當。

二．破曰：性惡性善若得相，即修惡修善當亦爾。量云：汝之修惡應是修善修善應是修惡，一味平等無差別故，如汝性惡性善之相即。汝若許者作惡應升天，行善當墮苦。量云：汝宗若修布施持戒等善應墮三途，即是修惡故，如殺盜等。又起殺盜淨等惡當生天上，即是修惡故，如施戒等。若爾便與自教相違，亦與世間相違。汝若不許修善修惡相即，我亦不許汝性善性惡相即。不相即故，諸佛不斷性善，而未嘗不斷性惡。

三．破曰：慈悲願力並非惡法。現他受用身土者。是牛等性智；現變化身土者是成所作智，說法者是妙觀察志。此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皆是無漏相應心品。在異位中但是種子，尚未現起。然是無漏非有漏，是善非惡，是淨非染。未成佛時尚爾，況成佛以後焉可執之爲性惡耶？

四．破曰：所引佛經，不明出處。且性惡修惡同是煩惱，今引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証諸佛不斷性惡，因非決定，復無同喻。今反難云：汝宗修惡應不可斷，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故，如汝性惡。若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修惡雖是煩惱不妨可斷者，何以不許性惡斷耶？同是煩惱而有可斷不可斷別，謬之甚矣。

綜上義而觀之，於是有如下之結論：謂一自性清淨心是阿賴耶識，二性惡即不善等等煩惱種，三性善即無漏種，四修惡即貪等煩惱現行，五修善即施戒等善法現行，而性惡又名煩惱習氣。此賴耶，性惡，性善，修惡，修善，皆是依他起性，而非圓成眞如；皆是有爲，而不是無爲；皆可改轉，不是不可改轉，謂賴耶識可轉爲無垢識，性惡修善有漏者成佛時轉滅，無漏者轉勝，以順性故，無須斷除；性惡修惡至成佛時須滅除，以違性故，非聖法故，由是而知台家謂諸佛不斷性惡者，爲不可信。量云：

汝台宗之圓教究竟佛果應非究竟佛——宗

未斷性惡故——因

凡未斷性惡者皆不名究竟佛如人天——同喻
既名究竟佛必斷性惡如唯識等宗所許之佛——異喻
中國人有个壞習慣，即是固守舊說不加思察。所以諸佛不斷性惡之說，千餘年來未嘗有人加以非議，余爲此文必爲台宗所不滿。然余無宗派觀念，凡不滿余說者只管根據聖言量痛斥之，余亦虛心領納。

二四，二七日，于香港。

建立人間道德的基礎

東初

道德這兩個字原是個空洞的名詞，很不容易表顯出其具體的精神，但人人總認爲這兩個字是我們人類社會立法的基礎，爲走上人類社會美滿生活的根本，含有無上的美意。在一個社會組織上，或是人民生活需要上若是沒有這種根本原理做標準，那人類社會中的人們不但永久不能獲得自己所期望的一種美滿生活，並且永遠困流在不健全的失敗場合中。克魯泡特金曾經說過：「俄國革命之所以然失敗的原因，是在不能够創出一種基礎於自由與正義原理上面的新社會制度」。這大概是因爲缺乏崇高道德理想所致。

在人類社會中因缺乏崇高道德理想而失敗的不僅是俄國一個，就是我們偌大中國的革命，在歷史上看去已有二十幾年。但爲甚麼經過這樣長的時期不能够將其革命的原理揭示與民衆呢!? 那裏是民衆要求於革命原意就是這樣嗎?! 這不能不算是因爲缺乏一種崇高道德理想所致啊！政府從來不曾有崇高道德理想揭示與民衆，不能使民衆信念集中於一種崇高道德的理想上去，不知道人生眞正幸福乃是由自身在民衆間爲共同幸福與正義的努力中得來的。

這種崇高道德理想缺乏不但是俄國與中國。整個社會。整個人類都是缺乏這種崇高道德心理訓練。近來國聯軍縮會議主席漢德森氏建議組織國際合衆團，這種建議將來能否得獲各國的同意，固是另一問題。但在這國際民衆道德思想沒有能够集中統一的時候，縱許僥倖能够成立，還不是同整個國聯一樣的空設？國際民族自我尊榮主義思想還是熾然不已，若是國際間沒有崇高道德理想主義樹立，則國際間永遠不能够獲得眞正和平與眞正的幸福，一切變象的組織，還不是要將我的快樂建築在你的痛苦上面。這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矛盾。故一切人生哲學體系都是極力反對「將我的快樂建築在你苦痛上面。」人生美滿幸福，生活，不是由損人利己自我尊榮主義思想得來。是具有無限和靈與仁慈心造成功的。

我們知道在十九世紀前洛克，休漠，亞丹斯密，邊沁，諸人雖然都是由自我主義來倡導人類社會「功利」「同情」等自我爲前提道德。但在人類社會中總算不曾將道德這兩個字完

全燒毀掉。可是到了自然科學全盛時期十九世紀掌握之下，居然起了一種不需道德的風聲，認爲支配自然世界普遍法則唯有一個不斷「生存競爭」。那時尼采無道德論也引起人家不少的注意！

在達爾文一流學者是要將自然界表現成一個廣大的戰場，在其中唯有個不斷的「生存競爭」最強者，最狡者，得把最弱的撲滅，人類自然界所獲得的教訓便是個「惡」。三百年來一切麵包的爭奪，誰說不是受的他的遺毒？在這里我們要試問進化論學者你不能够承認人類含有一個極高「善」的概念。同時也不能否認一個相信善的原理漸漸深入人類社會天性中。就應該爽爽快快爲我們解答這個善的概念及其相信者的進步，是從何而來呢？我想這總不能以詩人丁尼生的詩句：「無論如何善總是惡的最後結果」來解答我這個疑問，無論如何總要承認有一個最上「善」爲引導人數向眞理與正理方面去努力走上人類最高峯，超出自然界另有一種高上的生活。尤其是不能不承認有個爲眞理奮鬥，爲引導民衆向善努力超出世間以上釋迦弁尼佛圓滿高上的幸福——善。

在這種極端危機思潮籠罩着大自然世界并不是無道德的，決不會將極端「惡」教訓給人們，反過來說，假使一種道德的生活會使人得着不幸的話，那麼世間一切道德早已消滅了。更沒有爲眞理奮鬥爲民衆勞苦釋迦能够獲得最上幸福，這是由根本道德心理訓練而來的。

一切從自我主義出發來建設人間道德基礎的總是想要將我的快樂建築在你的痛苦上面，根本是含有無限危機與恐怖；自然界無道德進化論的思想更不能逃出這危機的塲合。然我們該依据甚麼定律來建設人間的道德基礎呢？又以甚麼法則做人間道德基礎呢？這，我們依於一個決對沒有危險恐怖，以衆人幸福爲幸福，衆人生命爲生命的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思想，來建設人間道德的基礎，以二無我理來做人間道德的基礎！以這兩種定律方足打破現代國際自我民族尊榮的思想，而確定人間道德的基礎。

我們知道人類民族社會的團體中一切不平等的爭奪與鬥殺，都由於各民族社會團體自利狂惑的慾望與衝動，於緣起性空宇宙人生的勝義相上沒有能够獲得確實體驗與認識，唯有一個利己主義，故凡有利益於自身的壟自身力量或是全民族固國的能力所能做到的無論甚麼事都可以放膽去做，這在他認爲是唯一的道德。殊不知這種道德在他的自身民族社會國家的立塲認爲是道德，但在另一個民族社會國家的立塲上却認爲是極大的罪惡，罪惡與道德是人類的社會絕對的矛盾。

在緣起性空宇宙人生自他平等的勝義相上並找不出一個誰是我的民族社會國家，誰是你的民族社會國家？甚麼民族甚麼國家還不是建在自我民族狂惑的思想上？我們所知道的唯有一個普通的人類大衆生命是我們民族社會國家總體系，我們當爲這班墮落生活危機網中的大衆謀利益的救濟，這纔是我們人類應有的普遍道德觀。

人道德當建在釋迦牟尼佛的二無我自他平等思的基楚上，由二無我的思想樹在民族思想間可以打破純爲自我民族社

會團體謀利益所產生的一切爭奪殘酷的道德。建立一個爲全人類社會大衆謀利益的安祥道德行爲觀，統一全人類社會的團體，減少人間爲私我的爭殺，蘇格拉底曾說過人類社會種種紛亂不統一的原因，都由於是非，眞僞，善惡，沒有統一。也就由於道德行爲沒有統一，故我們要求現實人類社會能的統一，首先要求人類社會道德的統一。

這裡須要附帶說明的所謂二無我的人無我的無我，非是在民族社會間否認其他一切的存在。不過在緣起性空宇宙人生眞實的目的上找不出像現代各民族所謂爲自我民族謀利益的私我私法。故說爲無我無法。這就是以遮爲表的道理。所遮遣的就是現代自我民族亂思想的計執自和自利。所表顯的就是爲全人類大衆謀利益的依他圓成普遍運動。這就是普遍大我的世界。人間的道德行爲無形中成爲和我的道德與大我的道德，私我的道德是以利己爲前提的有危險的爭奪性。建立大我的道德是以全人類大衆利益爲利益，無危險的爭奪性，建在純粹自他平等思想的總線索上，爲全人類作普遍救濟的運動，導引人類思潮於於福路，這就是我們現代人類最堅固妥徹的道德基礎吧！

什末是澈底的辯証法

通一

最近讀了幾本研究辯証法的書，覺得有點意見要發表出來。談辯証法的都是立足于唯物論的，誰都知道唯物論是反宗教的，佛教本身雖和一般宗教不同，但普通人卻將它與一般宗教作同等看待，因此，有許多人還空會替佛教前途担憂起來，這担憂，其用意之好壞姑且不論，但是誤解佛教總是一樣。其實，不僅康德黑智兒的唯心論的辯証法不澈底，即恩格斯馬克思唯物論的辯証法亦何嘗不然；那末，什末才是澈底的辯証法？那就是我寫這文的主要任務。

一．從古代的辯証法說起

古代希臘人在討論某一問題的時候，甲先提出一個意見，名之爲正，（正題目）乙提出反對的意見，名之曰反（反題目），最後的眞理是從討論而生的，在所得的眞理中，各包含甲乙正反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合，（綜合題目）這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幾千年以前的希臘人就發明運用于演說而命名爲辯證術了。

舉人來說：古代希臘的太理斯，安那西孟特，德模克特等哲學思想上，都可找出辯證法的成分來，他們承認一個爲萬物的原質，由一個基礎便變化一切個體，這變化的過程，是不停的運動，物體的產生，發展，消滅，都是這運動不停中的過渡形式，尤其是海拉克特的哲學思想上，更能表現出

這種辯証法的思想來。

海拉克特主張火是萬物的原質，太理斯主張水是萬物的原質，安那西孟特主張無定形，無定相無定質的物體（或曰無限）的萬物的原質，安那西孟尼斯說氣是萬物的原質，恩拍導克利斯主張火，氣，水，土是萬物的原質，德謨克特綜合以上各種學說而成爲原子論，這些，雖都不免帶些神秘的色彩，但原質上皆傾向于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的。海拉克特說：「萬物都流動着，變化着，」「萬物若溪流而不常住」，「鬥爭是萬物之母，」「萬物皆然而不然」。並又主張運動的物體是由矛盾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從這種矛盾變動式的理論中產生出自動律，矛盾合一律，實予給後代學者以絕大的影響。

繼承海拉克特哲學思想也可找出辯證法思想成分的如齊諾，主張間接辯證法，非動的，非空間的，非官覺的辯證法，在理論上承認客觀辯證法規律是存在，而根據矛盾事實否認物質運動的本身——這種辯證法完全是否定的。

其他，如詭辯派的哲學家普魯太古勒斯，高其亞等都帶有辯證法思想成分的。

以上幾位對于辯證法的思想雖多少有些貢獻，然歸納言之，其哲學思想多是傾向于唯物主義。

到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宇宙觀上立足于唯心主義，而在辯證法思想上實有許多供獻。如他們所發現的「邏輯概念」（或譯範疇）「特殊的」「一」「多」「質量」「主體」「形式」「內容」在辯證法歷史上實有其特殊價值，黑智兒在「邏輯學」中也曾特別提出推荐過。

又如亞里斯多德發明的相等律，矛盾律，不容間位律，他否認矛盾承認相等，在理論上是純粹理性的產物，這種形式邏輯理論統治整個中古世紀，亞里斯多德以後的中古世紀就再沒有絲毫辯證法的思想發現了。

在古代希臘哲學史中，辯證法的主要規律，差不多都已發現，但因爲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成爲有系統的鍛鍊，這些散漫的，片段的，缺乏整個意識，在辯證法發展史只是一個開始期罷了。

到了中古時期如北幹，哥布斯，德卡兒，洛克，萊布里茲，對于亞氏的舊式方法論取否定的態度，主張改良，可惜他們仍多傾向于機械算學式的觀點，在辯證法上也不能有系統的鍛鍊。

到了十八世紀，德國古典派唯心主義的康德在「論否定數概念概念」中大批評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學說，認爲否定矛盾是邏輯上莫大缺點，他主張邏輯的矛盾與事實上客觀的矛盾應該分開。在「純粹理性的批評」中他把形式邏輯（普通邏輯）與辯證法對抗起來作爲一種新式邏輯的學說，在他的「超越邏輯」一章中有不少的辯證法思想。在「純粹理性的學說」和「綜合法論」中，他承認矛盾爲理性中必然的現象。這可算替黑格兒的矛盾合一律，否定的否定律開了先河。這是二元哲學，他將物體的自身和現象，理性和感覺對立起來，否認客觀認識的可能性。

康德以後的繼承者爲費希得，希林，黑格兒，這中間尤其是黑格兒，他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完成者，在方法論上

他綜合過去兩千餘年人類邏輯思想的精髓，吸收了他們的肯定貢獻，而鍛鍊出整個辯證法學說系統；希臘古代辯證法，只是一種單獨的，散漫的思想成分，有的只從形式邏輯中解放出開始鍛鍊而尚未曾脫離舊式支配的傾向（如康德，費希得希林的辯證法）到了黑格兒，便轉變爲完全意識的，系統的方法論，他批評形式邏輯只注意思想的形式方面而輕視了內容，這種抽象化的原則，在科學上毫無意義，是一種下等的邏輯學說。

黑格兒說辯證法是科學發展的靈魂，現實世界上的一切運動，一切生活，一切事件底基本原理。在他的偉大著作「邏輯學」中分爲生活論，實質論，（即本質論）範疇論，（即概念論）從普通的生活經過實質而綜合成範疇爲邏輯學的最高點，在這部著作中已包括了辯證法學說的基本原則。

黑格兒辯証法的要點，恩格斯在他的「自然界的辯證法」中將牠歸納爲三個，主要規律即是數量轉變於質律，矛盾合一律，否定的否定律，這又名三段法，牠推翻了形式邏輯兩千多年的統治地位。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中佔特別重要的地位。

在黑格兒看來，辯證法是觀立的獨立發展，凡是一種觀念，必定伏藏着反對的觀念，這伏藏的觀念，漸次發展即成爲顯在的觀念，這時矛盾的觀念便對立起來，對立的兩觀念，馬上被綜合而成爲比較高級的觀念，從其內部，又生出正反的觀念，於是再綜合成爲更高級的觀念，觀念的發展，就全過程而論，是採取正——反——合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

依據黑格兒的意思，他的辯證法，不僅有論理學的意義，並且有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的意義。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動的靈魂。所以一般學者說他是觀念論的辯證法。批評他的人說也的絕對唯心哲學系統始終障碍了他的發展，說他的辯證法不是客觀物質運動辯證規律而是他的絕對精神自身的變化形式，不免帶些神秘色彩，當然，下這批評的人是站在唯物論立場上的。

當一八三五年後黑格兒的哲學思想，在其門徒之中便分出許多派別起來了，其中「少年黑格兒派」的費爾巴哈，終竟脫掉了黑格兒觀念的外衣而轉到唯物論方面去了。他說：「思維對于存在的眞正關係，在于存在是主語，思維是客語，思維出于存在，存在不出于思維。」費爾巴哈這樣根本推翻了黑格兒的獨立觀念論，而說「生活規定思想」無疑的這是予給黑格兒的一個制命的打擊。當費爾巴哈發表「基督教的本質」的時候，這時馬克思尚在傾心于黑格兒的哲學，在起草德謨克里特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學哲之差異，於是馬上反過來做了費爾巴哈的信徒。

本來，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是繼承黑格兒學費爾巴哈而來的，但因爲根本哲學思想不同的關係，所以，祇吸受了他倆的一部分的長處而加以鍛鍊，另外，並曾對他倆加以嚴重的批評，這在馬克思自己認爲是千對萬對的。

蒲到哈諾夫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的見解，是由費爾巴哈之哲學理論所規定的方向而發展的東西」。馬克思自己也說：「我自己要公然承認爲這個（黑格兒）偉大思想家的門人。」

馬克思承認關于辯證法之一般的運動形態是繼承黑格兒的，但因一個是觀念論者，一個是唯物論者，所以便生出了根本差異。馬克思自己說：「我的辯證法，在根本上，不但與黑格兒的不同，而且與之正相反對。在黑格兒看來，思惟過程——他並且把思惟過程，用理念這個名稱，變爲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不過形成思維過程的外部現象而已。至于我，是恰好相反的，觀念世界，只不過是人類頭腦中被移置被轉寫的物質世界而已。在黑格兒，辯證法是倒立的。我們想在這種神秘的外衣之內，發現合理的核心，便不得不把牠再顚倒轉來。」

被黑格兒神秘化了的觀念，在馬克思看來，不外就是實現的事物的模寫。顚倒過來，則觀念論的辯證法變化爲唯物論的辯證法了，至于費爾吧哈的「存在是主語，思惟是客語」根本條件雖與馬克思相契合，但還有許多地方不相同的。馬克思以爲費爾吧哈只把人類當作自然去理解是不對。所以說：「費爾巴哈——看不出他所分析的個人，實際上就屬于一定的社會形態。費爾巴哈將歷史歷程抽象化了……並假設有個孤獨的抽象的個人。」「但人性幷不是孤獨的個人之抽象化。在其眞實狀態中，人類乃係社會關係之結合。」「只把人類當做感覺的對象去解釋，而不當做感覺的活動去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黑格兒費爾巴哈的理由，我們可從蒲列哈諾夫口中見出，他說：「馬克斯和恩格斯所獲得最大功績之一，即在于方法之創造，費爾巴哈因爲注全力於黑格兒哲學之思辯的要素之攻擊，所以，他對于黑格兒的辯證法，不能有所利用。費爾巴哈的立言，就哲學的出發點而論雖是妥當的，但是，就方法而論，却是不妥當的。補救這個缺陷的馬格斯和恩格斯他們對于黑格兒之思辯的要素，雖是攻擊的，但他們却不曾漠視黑格兒的辯證法。」從這，我們看出馬克思的態度了。一方面接納黑格兒的辯証法的一般形式，而却反對他的根本「觀念。」一方面接納費爾巴哈的「思惟出于存在，存在不出于思惟的原則。」而却反對他只將人當做自然物去理解。

照這樣說：馬克思自己的唯物論的辯證法的理論大概完成了，而又不然。他寫信給思格斯說：「如果我有一個時間，能够把黑格兒所發見的，然而同時被神秘化了的辯證法所包含的合理的部分，簡單的寫出來，使之通俗化，讓一般人都可以理解，這在我是非常愉快的。」完成他的遺志的是恩格斯，在他的費爾巴哈論與反杜林格論里面，才闡明唯物論的辯證法之一般的特徵。

上面已將辯證法的歷史和傳承的人物大致說明，現在要談到辯證法的基本意義了。

（下期續完）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闡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一二分郵票即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揚善半月刊社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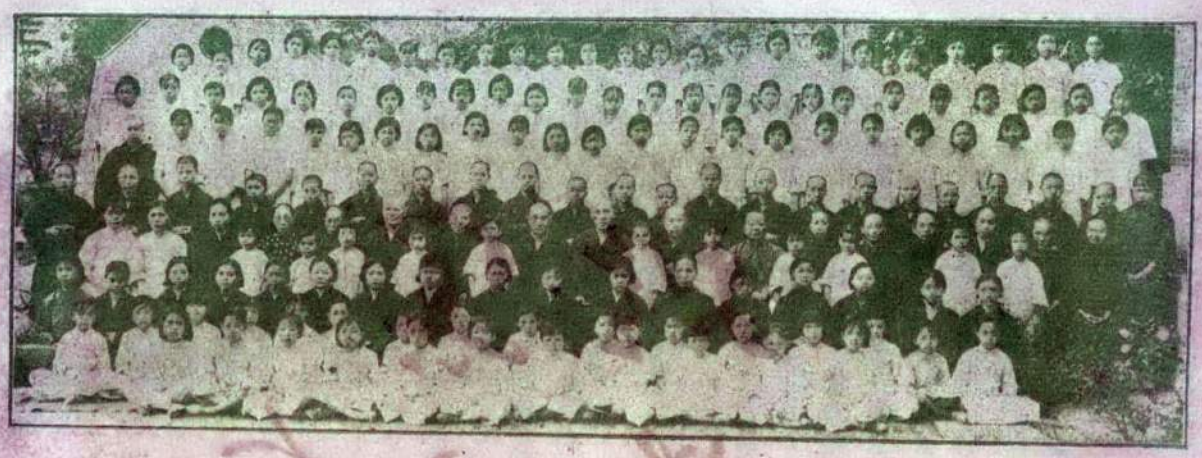
人面燈邊憶紀念

寒天夜空花人面

燈塔遠眺引登彼岸

古希題於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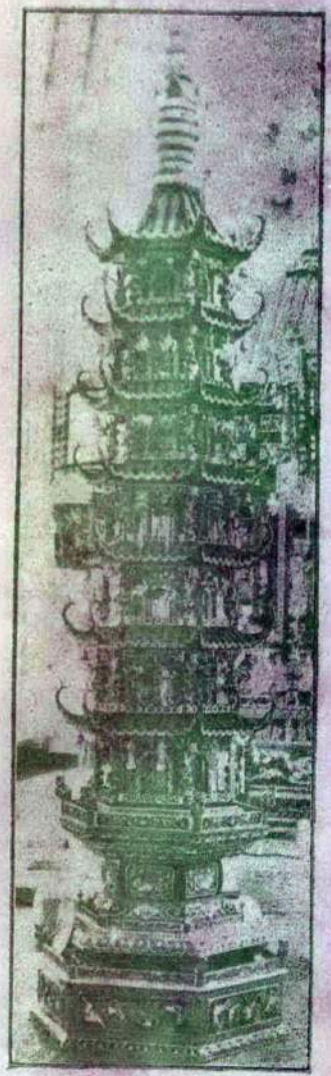




東蓮覺苑儒釋兩部學校開幕全體員生攝影紀念



東蓮覺苑全景攝影



東蓮覺苑藥師塔

弘一律師印象記

道屏

佛敎以戒律爲根本，佛敎一日無戒律，則佛敎即不成爲佛敎；僧伽一日不持戒律，則僧伽也就不成其爲僧伽了。故我釋迦世尊，當臨涅槃的時候，即諄諄訓誨他的弟子，要護持戒律，不可違犯。並說：『佛在世時，以佛爲師；佛涅槃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波羅提木叉者，戒也，所謂『以波羅提木叉爲師』，就是說要以戒爲師啊。

現在正是世尊涅槃已久的時候，佛之遺敎，言猶在耳，然而佛弟子中謹依佛言以戒爲師的人，實不可多得，得之，其唯弘一律師。

弘一律師的大名，我是早已就如雷貫耳，聽之甚熟；但得頂禮膜拜弘一律師，却爲時不久。大概是民國二十年吧？我在厦門閩南佛學院讀書，一天禮拜，我與二三同學去遊中山公園，在公園裡，遇見一位由妙釋寺出來的同參，我和那位同參，因爲熟識的原故，和他點了一下頭。

『弘一律師你認識嗎？』他很高興的問我。

『聞名久矣，然而緣慳一面，迄未見過。』我答。

『現在弘一律師來了，住在妙釋寺。你想見他嗎？』他說。

『弘一律師是我理想中最崇拜的一個人，不但想見，還要去頂禮膜拜他呢？』我非常歡喜。『他來的時候，怎麼沒有人知道呢？』

『他是素來行跡秘密的，不願人知道，去麻煩他。』他像很熟悉弘一律師的樣子。

我們得了渴慕已久的弘一律師到了厦門的消息以後，並且又是住在公園內的妙釋寺，我們這一歡喜，直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超過幾倍。我們幾個人就三步並作兩步走，一口氣跑到妙釋寺，找到當家師，問他：『弘一律師住在那兒？』他說：『在東耳房。』我們如法三彈指後，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高高的身材，瘦瘦的面龐，長長的臉兒，微笑着的嘴唇裡，很自然地拼出一句『請進』的兩個字來，而那種和顏悅色的樣子，眞是千個之中難找一個。經過當家師的介紹，我們就一同頂禮他，他趕忙回禮，口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意思就是說『你們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吧！我是不要頂禮的。』互相禮畢，又很慈悲的招呼我們坐，他還是和顏悅色的樣子。於是我就問他：

『律師大概上了六十吧！』我看他頭上的前半部已是見皮不見髮了。

『還很年青，不過五十光景。』行年五十，猶以年青自居毫無倚老賣老的樣子，就只這一點，也是沒有修養的人辦不到的。

『律師常常住在什麼地方？』他不做方丈，又無小庵，所以，我要問他的住處。

『我是到處隨緣，萍跡無定，到那裡就住在那裡，不過

在溫州住得比較久一點，這次也是從溫州來的，芝峯法師我也認識。』藝術家到底是藝術家，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在藝術家的眼光看來，都成了藝術境界，故到處可安。最後他又說：『我來廈門並無任何任務，完全是來過冬。』廈門之有佛教，可以說，是自有閩南佛學院開始，然而閩南佛學院是專門講學的地方，對於戒律，雖未全完丟棄不要。然究不及專門以律自持以身作則的人去眞修實行。廈門急急需要弘一律師這樣以律自持以身作則去眞修實行的人，所以，弘一律師之來廈門，雖說是來過冬，然而意義是很重大的，實在是廈門佛教一盞明燈。

我一面和弘一律師談話，一面我就注意到他的身上乃至他的衣單和桌上所放的東西。這樣注意了一下，結果發現到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的破夏布長衫，袖口似乎還扯開了，衣襟也打了幾個不十分巧妙的補巴，我們不懂藝術，不懂這樣是不是也是藝術化？足上穿的是一隻羅漢草鞋，舊得不堪，似乎不大雅觀，然而在他是無所謂的。床是幾塊木板拼成的，下面用兩條長櫈架起，沒有帳子，也沒有毯子，只有一條灰布棉被和一條草蓆，捨此而外，別無他物。桌上放下幾本破書，沒有翻開看，大概是大小乘律吧？桌子底下有一破網籃，裝了一籃子舊衣，沒有一件好的。

因爲坐久了，怕他生厭，而且有誤他的修持時間，再頂禮，就告辭了。

之後，我還在思明佛教會聽他講過律學，他的口音，不大好聽，然而析理清明，述事極有條理，令人一聽就懂。這是他的過人處。又有一次，是常惺法師來廈門，南普陀開會歡迎，他也來了，但不肯登台講演，攝影也是被人强迫他參加的。還有一次，是過年了，我特爲走到他的住所給他拜年，他還是要我拜本師釋迦牟尼佛！不要我拜他。這些雖是小事，然而從此可以窺見他的不自大，不貢高我慢，待人接物，一律平等，處身甚嚴，不敢犯戒，都是很多自命爲人模範的人所做不到的。

有很多人，只可以聞名，不可見面的，因爲見了面，會使你疑心這見面的人與所聞名的人並不是一人，大失所望，反因此而生毀謗的，這我就見到幾個人是這樣的。我之得知弘一律師，是一篇葉紹均作的「兩法師」一文，其中將印光法師和弘一律師說得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那時我的腦子裡就留下弘一律師的印象了，直至後來見了弘一律師，覺得與葉紹均所寫的並沒兩樣，所以我信仰弘一律師是比較信仰任何人都要眞實！要懇切！要摯誠！同時弘一律師所留給我的印象也最深！

最近在第八期「人間世」上，看到弘一律師的像片，不知是最近照的？還是在很久以前照的？但可斷定是出家以後照的，因像片上雖是署名李叔同先生，然而却是和尙的打扮。這比我在廈門時所見到的要肥胖一點，面孔却莊重得多。就在本期「人間世」上，有曹聚仁做的『李叔同』一篇文章，與給我的印象，更是前所未有，因我不過與弘一律師短短的幾次見面，幾回談話，怎及曹聚仁先生曾做過他的學生，聽過他的訓誨，受過他的教育，得過他的恩典那長時間在一起的印

象之深呢？

弘一律師能詩能文，更能繪畫，能彈琴作曲，（三寶歌的歌譜就是他做的）字也寫得很好，在家當過杭州第一師範的藝術教師，現在大名鼎鼎的漫畫大家豐子愷，也從他學過藝術。

我是去年離開廈門的，那時弘一律師因爲厭煩請他寫字的人太多，很秘密地走到泉州開元寺去了，聽說今年又被南普陀請來住在五老峯上的兜率陀院裡。年來的南普陀太不像樣了，護法的人也日益減少，外侮很多，正要弘一律師這樣一個戒律精嚴道德高尚的人坐鎮山門，我謹爲南普陀祝！同時更爲我的母院閩南佛學院祝！並祝弘一律師健康！

二三年十一月六日在武昌。

靜賢全集

本社出版叢書之一

本集數十萬言，皆靜師生前精心佳撰，有佛學專著，有論文，有詩歌，有通訊，共一百餘頁，學佛人不可不備，定價四角，極爲低廉，本書只印千本，購者從速，郵票代洋不折不扣，優待本誌讀者辦法：——

一，凡非本誌定戶，每冊收洋二角，郵費奉送。

二，本誌本年訂戶及在六月以前訂閱本誌一年者，每冊收洋一角，亦不另取郵費。

三，上列辦法以本月六月底爲止。

請讀

海潮音月刊第十六卷第五號

發行：武昌千家街海潮社

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太虛大師著）

全國無論對佛教信仰的不信仰的或漠然的人欲作文化建設運動者所必應讀的理論

日譯巴利語藏經出版

（亦名南傳大藏經）

談玄譯

（一）譯者序言

現時代人類之危機已至眉梢矣。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臨，全人類已進到徬徨恐怖之修羅場。眞能挽此浩劫爲全人類作救星者其唯佛敎；然而佛敎性相大小乘之分派，其南北藏之差殊，眞能識人間佛陀生活情狀之一班，及印度固有文化者，現日本高楠博士等翻譯南傳巴利語藏經之出版，實爲人類文化史上一大貢獻也。

蓋此藏經，爲釋尊入滅後純粹是大迦葉等，根本佛敎之結集，稱爲一味佛法，未嘗受其他國土風俗文化之遷變。其他或後代諸大菩薩造論釋經，因此分河飲水，各據所宗，而有大小乘性相之分派，此則不然。南傳大藏者，於小乘三藏研究一大寶庫也。如漢譯小乘之四阿含經，南傳大藏稱長部經典，中部經典，相應部經典，增一部經典，可謂互相比較研究之好機會焉。

其次小部經，中國漢譯藏經所無者，亦可作補助研究小乘佛學之不足。然則南傳大藏經中之論藏唯有法集論，分別論，界論，雙論，人施設論，而闕法智六足大毗婆沙論俱舍論等亦爲可怪事矣，俱舍論等爲大乘佛敎過度時代之論歟？抑北方佛敎歟？究其南傳大藏經在部執佛敎中是否完全上座部之眞面目；或部執佛敎一部分之系統歟？此等問題待南傳大藏經出版後，研究小乘三藏學者，不難解答也。玄應人海燈刊之屬特譯此篇而作介紹。

（二）出版之辭

如來根本法者，輪轉無礙無窮，饒益東亞萬億蒼生。茲二千五百年前我大聖釋尊聖跡降誕於印度，而說此無上法寶南傳大藏經者歟。

南傳大藏經者，爲巴利語。大聖牟尼，圓寂已後，大迦葉總上座。阿難經上座。優波利律上座。五百大弟子，相會王舍城南山石室之前，新建大講堂。費三月功夫。結集大藏敎典。後二百三十六年，阿育大王之治下，更加論藏之結集。由是三藏始成完備。阿育之太子摩哂陀遣王女僧伽密多，傳佛敎於師子州。（今錫蘭島）楞伽山下傳承吉祥聖處，菩提樹枝陰覆全球，二千三百年來，無盡法燈悠久傳持相續不斷，彼錫蘭島爲世界傳承最古之覺樹，花開遍界之香林也。然則敎有大小乘之差，於理全同，法由南北之別，法輪不二，戒香薰修，北漸又東漸，闕菊競美於中華，黃亦芳流於神州，八家九宗之門庭，並軌正法之園林，四雙八輩之法匠，張筵聖化之道場。然曾映無熱惱之地，雪藏千秋之極光，依然輝日氏之國，常存阿練若處，靈鷲萬古之明月者，儼乎照迷者之心矣。大乘芳醇，醍醐妙味，所以直指人心之乳酪味者，

更清而且淡也。金玉之華構紫朱之靈筐，承八功德池之莊嚴，固非理想境地啓劫初以來之神秘，香山仙庭之雪溪，草衣一節，白鳳群舞，俱法大自然之清凉，歡聽大樹緊那羅之樂音斯南北佛教法味之渾融乎？

曩大正新修大藏經之纂修，傳北方菩薩佛教之精華，開顯之全幅也。今又復全譯南大藏經，稱如來根本法輪，貢獻我教學界，比之前番漢譯一切經，深廣無涯之攝受，於繞亂百華之化議，雖未面親迦毘羅城，出生大聖世尊之眞面目，寧由南傳大藏經活躍現前，發斯法光，歷史的佛陀，自金口所流出，最初甘露法門，一言一語，悉是人間生活之指導。原理平明，純是眞理者也。洋不問東西，年不擇老幼，無智愚賢不肖之別，膺服萬人之最勝，阿竭陀藥，凡心病足醫矣。普天匝地，燃四諦之燈，踏八正之直路，所有人間荆棘與黑暗，無不芟除，體驗念得人生之眞理，敢薦道友諸賢之粲耳。

(三)內容一班

律藏 Vinaya-pitaka

教團之規律，關係教團內比丘比丘尼，日常生活之規定等，說一切法規，謂之佛教法典。

第一卷至第二卷

戒本篇分別

半月布薩朗誦戒律，關於戒本之註釋，遂有二百二十七條各項，何時何處有如何之動機，制定此等戒律，敘述因緣物語，此彼罪惡輕重，波羅夷(破門罪)等與波逸提(贖罪)等二部，分說比丘比丘尼。

第三卷

戒因緣篇大品

內分受戒，布薩等十篇。說入團法，布薩，雨時生活，及自恣會等。更進而比丘之進止動作，藥物衣服等之規定。又受戒篇，初自佛陀成道，迄舍利弗目連之弟子皈依佛教團。

第四卷

戒因緣篇小品

羯磨，別住等十篇，始初十篇，對微少罪之懲戒。述各種之改悔法，比丘日常生活及其教團內，各種規定。後二篇記載第一結集與第二結集之事實也。

第五卷

律藏後篇

毘尼攝受(要目)與毘尼母論相同

經藏 Sutta-pitaka

佛陀爲諸事弟子等，所說教法之精要；以散文對話式物語並金偈頌；成聖典中最重要部分文學的要素，頗豐富。共計有長部，中部，相應部，增一部五部。

第六卷至第八卷

長部經典

長部經者，總集說教全部。收有三十四篇之長經。成各部獨立之經典，其最重要者，六十二見，敘述哲學思想。其中有梵網經一經，得知人間佛陀貴重之傳記，並尊重大般涅經。

第九卷至十一卷

中部經典

不長不短曰中位。教說之集成本五十經，中五十經，餘五十二經；共計收百五十二經，上卷長部經典，主要對治外教，比之佛教教理詳述無遺。例如第百四十一經曰聖諦分別經。詳示佛陀根本說教，敘當時有名指嶷外道，皈依佛陀，在第八十六經。

第十二卷至第六卷

相應部經典

總集短篇部類之教法，別有偈，因緣，蘊，處，大之五品。爲品甚爲詳細。通計共收七千七百六十二經，（原傳）各經之教義等，有互相關係類似點。在短篇經中，爲有益之教訓，存有甚有趣味之說話等。如佛陀最初說法之轉法輪經尤爲重要。

增一部經典

總集多數說話之教化，自一集至十一集。大部分中。更立幾多品名，集九千五百五十七經，（原傳）例三集中，身口意之三業，老病死之三天使。如十集中說佛十力，集數經教理名目，施設各種之說明也。

第二十三卷至第四十一卷

小部經典

夫上四種經典，現存漢譯經典中，曰長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中阿含於內容全一致也。

南傳者，有南傳特色之存在。南傳之特色在小部經典，漢譯大藏經中，多不存者，此部記有十五種經，皆是古註，經目，古傳。尤爲特色也。

第二十三卷至第二十四卷

法句經

類聚美妙佛陀之聖偈，全篇成四百二十三頌，皆詳說吾人，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道德之意味。

譬喻經

綴成韻文世語之集錄。主要爲得阿羅漢位，記佛陀諸弟子等。因緣物語傳說集等。

第二十五卷

自說經

佛陀發表自身親緣之體驗。有佛陀自己歡喜語，內含小品古傳，且示佛教崇高生活，理想而尊重也。

如是語經

如是宣說世尊，始句發端，存散文與偈文百十二小經，有自說經與公共教義，爲訓戒最重之經典也。

第二十六卷

小經集經

嚴密學術研究，含佛教經典中，最古之傳記。稱爲佛傳詩，奈羅迦經，出家經，精勤經，爲後代佛傳之源流。第四

品及第五品有佛教最古文學，集成全體根本佛教之精華。

天宮事經

記天界上，天宮中之樂事。

第二十七卷

餓鬼事經

爲上天宮事經一對，記地獄界變相等事。

長老偈經

長老尼偈經

集錄佛在世時諸大弟子之詩歌。長老與長老尼之讚頌歌。

第二十八卷至第三十七卷

本生經

本生者，佛陀前生之物語也。即佛陀往昔行菩薩道之事實。或時天人，或時國王，或時大臣長者，庶民，其他象，孔雀魚等。所受各種之身。爲行布施持戒等，所有之功德行。記載佛陀之說話共有五百五十之多，網羅各種伽陀。寓言，逸語，道德格言等類。其他凡散文與韻文，敘述興趣甚深。質量占世界文學史上重要地位。如此等說話式，盛傳於原始佛教時代。並記一二千二百年以前美術雕刻，宣傳於佛教徒間，總集佛教文學印度文學，屈指大典而不逸失也。

第三十八卷至第三十九卷

義釋經　光述小品集經之第四註釋，第五兩品。

第四十卷至第四十一卷

無礙辯道經

此爲佛教神學書之先驅，主要述實踐方面占多數。

佛種姓經

在過去世，先立我釋迦佛出世傳敘有二十四佛之物語。

例彼悉達多婆羅門，受燃燈佛記等事，爲有名傳記。

所行藏經

全以記述三百七十二偈文，三十五篇。本生說話集成。特於菩薩前生，示波羅蜜修行等事。

小誦經

始三歸文，並集九種最短聖偈，短句集文，爲初學諷之要文。

論藏 Abhidhamma-pitaka

佛教謂神學書，有經律之精神存在，見論理以體系的說明，佛教教理心理的說明。又就宇宙論方面而分類的說明也。

第四十二卷

法集論

佛教心理論體系的論述就道德的，心理的，世間的，出世間的。敘述心之狀態，於南佛教組織重要之典籍。

第四十三卷至第四十四卷。

分別論

爲論藏文學之典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就題目以明各種同型論法，其諸法分類之主要點，最重要之文集也。

界論

內有四十章短篇，主要就心之現象而說明也。

第四十五卷至第四十六卷

雙論

根本就蘊處界等，十種問題。各以二重向各體記述。

第四十七卷至第五十三卷

人施設論

蘊，處，界，根，諦，人我，所謂六施設之中上爲五雙論。在分別論而論乎？此論最後就人施設論。從一法到十法而分類法，簡單人我(人格)各種簡單的說明。

第五十四卷至第五十五卷

論事

此與北方佛教異部宗輪論相似，爲部派佛教研究不可缺之重要書籍，全卷分二十三章，二百十六論題，詳述異論邪說。

藏外

既述經律論三藏稱爲根本聖典，此外述教理之發展之歷史。爲重要之聖典，爲南傳大藏經之特色耳。

第五十六卷至第五十七卷

彌蘭王問經　此經爲一國統率政治之王者名彌蘭，同三界大導師之弟子那先比立述二百六十質問。應答。無我，業，戒律等皆，爲佛教教理中心問題，以巧妙譬喻而解說，爲有名歷史之記事也。

第五十八卷

大王統史

此以韻文記錫蘭史漸次增加，佛陀之傳記，述經律之結集，並馬迦拿國之王統，爲印度佛教史不可缺之史料也。

第五十九卷至第六十卷

小王統史

續上大王統史，迄近世最新部分之歷史書。並述幾人佛教作者之傳記甚爲明瞭也。

島王統史

此爲現存錫蘭島最古之歷史書，與大王統史，同以韻文記載。自紀元前第六世紀，至紀元後第四世紀，記述各部之歷史與大王統史，相同之佛傳，關於經律之結集皆要重要史實也。

第六十一卷至第六十二卷

淨道論　此論是有名覺音三藏體系的論書，戒定慧爲三藏全體，三種見地，最爲達意，爲南傳佛教教理組織書之代表者，而於他方譬喻傳說，墮於乾燥無味，此論記有最活潑論議也。

第六十三卷至第六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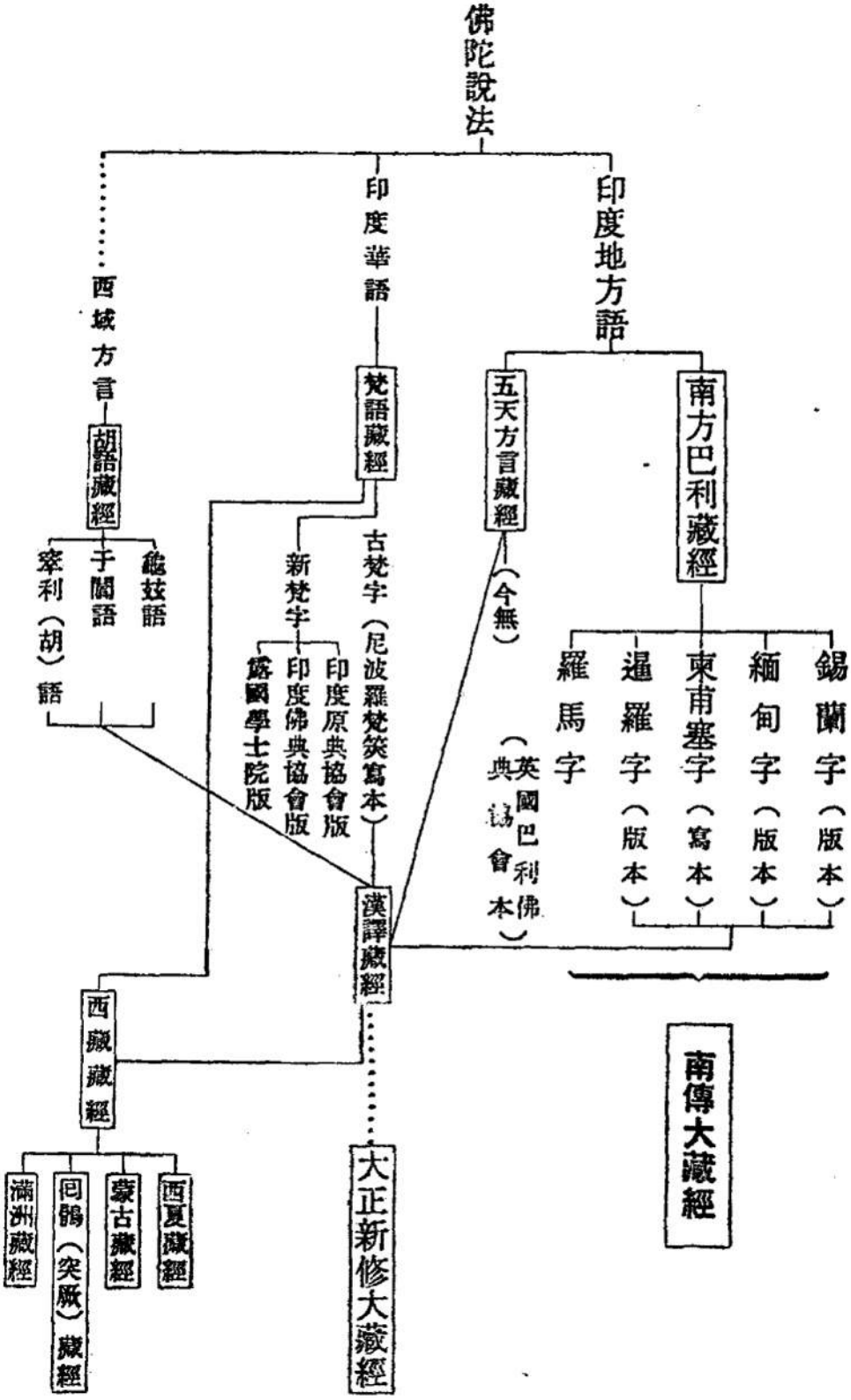
善見律註

覺音三藏律藏註釋。初序分，自併入涅槃，迄阿育王派遣教師九道傳教。當時王子王女，至師子洲布教等事蹟，甚爲精要。次爲大品小品之註釋。佛誕二千五百年之計算。屬衆聖點記皆依此註而定也。

(四)大藏系圖略表

佛教流行世界大藏經有數十種之多，今南傳大藏經全以錫蘭島，暹羅緬甸東甫寨等國通行之大藏經校勘而成也。

茲錄大藏經系圖略表於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九日譯於日本東京中日佛教學會

鳥窠禪師和白樂天

——節譯達磨禪的新研究第八章——

（井上秀天）　窺欖譯

在唐朝的文化盛極光輝燦爛已度的時候，有一位營棲於松樹枝上，過着有巢氏的所謂「構木爲巢食木實」的生活的鳥窠禪師的一段趣事。在吉田兼好法師的「獨於燈火下展文，不見別世之友人，乏味已極！書籍文選，哀之悕悕，白氏文集……」的幾段文中，亦論及這位鳥窠禪師與此白氏文集著者的白樂天的道交的情形。今且就我所知，畧述一二于下。

關於鳥窠禪師的事跡，若據各種傳燈錄的考証，有謂「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有謂鳥窠係寺院的名稱。景德傳燈錄第四卷說：「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茂盛，盤居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各之謂鳥窠禪師。復有鳥巢於其側，自然訓狎，人亦名之謂鳥巢禪師」。如此看來，鳥窠，係指於松樹枝上禪居的所在；這是禪師因無工人建築寺廟，於松樹枝股，作爲唯一的修禪的處所。秦望山者，位於杭州府錢塘縣南十二里，高百六十丈，有秦始皇帝足跡至此的傳說。（大清一統志第二一六卷參照）

鳥窠禪師的死期，在唐穆宗皇帝長慶四年（西曆八二四年）二月。同年六月又有丹霞天然死去，同年十二月復有韓退之死去。——年壽有八十四歲。禪師的生誕，從其死年推測，約在唐玄宗皇帝開元二十九年（西曆七四一年）即當丹霞天然生誕的第三年，道一入馬祖山之前一年，唐玄宗皇帝五十七歲的時候。再從鳥窠禪師與白樂天的年齡和關係上調查之，白樂天死於唐宣宗皇帝大中元年（西曆八四七年）彼時壽已七十六歲，所以鳥窠禪師八十四歲死去的時候，當唐穆宗皇帝長慶四年，（西曆八二四年）此時白樂天壽已五十三歲。這樣，白樂天的生辰，正當鳥窠禪師三十二歲的那年。但景德傳燈錄第四卷杭州鳥窠道林禪師章中，有「唐代宗詔徑山（道欽）於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的一段記載。道欽，國唐代宗皇帝大曆三年（西曆七六八年）受召，所以（無門關的新研究中卷第七八頁中參照）白樂天的生時，我想，就是鳥窠禪師居長安（當時名西京現名西安）國一禪師座下的當兒。不過，白樂天生地的太原，（即今之山西者之太原）此與陝西省的西京，長安，西安）的距離，若從中國面積的比例而言，雖很鄰近。但是鳥窠禪師當時爲何居于與西京西北隣近耳聞的那個白居易的生地呢？禪師若果居于這陝西隣近的太原，使白居易成爲白樂天，我想，這大約也是想像中的一種假合吧！？

景德傳燈錄第四卷杭州鳥窠禪師道林章中：「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居易）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鳥窠）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不險乎？又白（居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居易）曰：三歲孩童也解得，師（鳥窠）曰：三歲孩童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居易）遂作禮。「鳥窠禪師與白樂天的道交的經過，即從這段談話而起—下面，將這段話的主題，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五燈會元第四卷說：「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要，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十五年牧杭州…」。按此文中的佛光，我想就與五燈會元第三卷中「洛京佛光如滿禪師」的佛光同是一人。但是，關於佛光的史實，史料缺如。于同卷「唐順宗問…」的一句話上再考查呢，唐順宗者，此即唐德宗皇帝貞元二十年西曆八〇四年）和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西曆八〇六年）中間在位一年的順宗皇帝。所以在這唐順宗皇帝的永貞元年（西歷八〇五年）即當白樂天三十四歲的當兒。又，以五燈會元侍三卷京兆興福寺惟寬禪師章中「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即白居易謦問曰…」之言考之，則此元和四年，亦即白「樂天三十八歲之時。然舊唐書第百六十六卷所載，彼進士未有受驗，及第官任，唐德宗元和十四年（西曆七九八年）我想」從彼二十七歲乃至彼爲杭州刺史的時候，這中間時常在朝作官，即彼極其努力研究佛教的時期。總之，從這許多史實上考察之，即彼所修得的祇是所謂義學的口頭理論佛教，若與菩提達磨眞諦禪的中心點相比較，則彼乃屬第二義，或第三義的禪了。

上面所說的史實中，關於白樂天於元和年間爲杭州刺史的一節，這於舊唐書第百六十六卷白樂天之傳記中所載，「長慶元年三月…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乘方，河朔復亂，白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叙杭州刺史…。」這即白樂天改任杭州刺史的情形，這是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五年（西曆八二〇年）的翌年，唐穆宗皇帝長慶元年（西曆八二一年）的事。同時，鳥窠禪師與白樂天的問答諸事，亦在這長慶元年（西曆八二一年鳥窠禪師八十一歲，白樂天五十歲）至長慶四年（西曆八二四年，鳥窠禪師八十四歲，白樂天五十三歲）的四年事也。

白樂天與鳥窠禪師結交的原因，其導引線呢，一方面因此極東天地，大放燦爛光輝的大唐文化，於其繁榮的很長的時間中，至穆宗時代，已呈現其萎靡的徵象，而當時的君主，復又忠言閉耳，臣僚遊惰，耽溺恣放，國家前途，已有巨大的暗礁，於是詩人的白樂天覩此時機，自願身出宮庭，而爲遠離京都的杭州刺史。一方面又因江南屬地的杭州，乃係詩人雅客度高滔生活的絕極的佳地；所以適於高滔生活而初來杭州的白樂天，於此高滔地上，復又驚聞離地而又文字精通的同樣度高滔生活的奇人，居於始皇足跡所至的秦皇山頂的松樹上面，依然過其有巢氏生活似的道林禪師。當然驚嘆之極。同時，白樂天身爲杭州刺史，既係穆宗皇帝的長慶元年，這與憲宗皇帝迎迴類似馬骨或牛骨的佛骨的大騷動的那年，不過相隔三載；所以白樂天這次又見道林禪師如此的奇怪，不依大地而依於松樹枝間構造禪居，類似丹霞天然於慧林寺焚毀佛像，騎聖僧頸而坐，急隱鄧州丹霞山的同一行

動，（達磨禪的新研究第七章中參照）因此，方才構成鳥窠禪師與白樂天的道交的問答諸事。

白樂天登秦皇山頂見這八十多歲是老弱身體的道林和尙，如鳥似的棲於松樹枝上的巢中，故即帶着憂慮的心情說道：「禪師住處甚危險？」而鳥窠禪師却很平心靜氣的答道：「太守危險尤甚！」白樂天暗想，我爲杭州新任刺史，險在何處？於是他即無禮的辯白道：「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鳥窠禪師這時已知是杭州的新刺史，但全然不在他的眼下，乃答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豈不險乎？」（這就是說，閣下只知外境的危險可慮，所以才說出這樣的話來吧？要知危險不存於外，請閣下反顧自身。肉體之薪，內心之火，常相交燃；內體虛無，識性起滅，由無限復向無限，刹那刹那，瞬息不停，（碧岩錄現代解說第七六二—七六八頁參照）這事事豈不危險嗎？刺史如果以爲樹上坐禪危險，自己位置安全，這是被外境奪心的謬見呵）！可是，這時的白樂天，對於鳥窠禪師所說的兩句話，仍是莫明其妙。於是即以普通人的口吻說出「如何是佛法大意」質問鳥窠禪師，鳥窠禪師亦即答道：「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樂天聞之，乃說：「三歲孩童也解恁麼道？」鳥窠禪師又說：「三歲孫兒雖解得，八十老翁行不得。」（這就是佛法的物識，親躬實踐，係第一眼目。）至此，五十多歲的杭州刺史白樂天，經過這番強有力的引導，也就向着棲於樹上的八十多歲的鳥窠禪師禮拜了。

現在綜合這幾段對話的大要，依照上文的說法，把他們兩人拉攏起來檢討他們倆人的性行的見地。就是白樂天於唐朝首都（中國北方）因厭社會的情勢黑暗，乃慕中國南方的靜閑和朋媚的風光而甘爲杭州刺史。反之，鳥窠禪師因忌惡俗惡的佛敎佔領了中國的全土，乃離開地面而於樹上構居，對於惡俗的佛敎家諷刺其生活極端不良。前者從北方移到南方，後者從地上移到樹上。所以鳥窠禪師與白樂天第一問答的人生觀的差異，徒然草第四十一段五月五日賀茂競馬見物條中說「這時，對於樗木樹上的法師潛居於樹枝上的苦境，一方面見其酣眠而欲墮於地，一方面見其覺時屢屢看人，嘲之侮之，名爲世間的痴者，故人見之，乃問彼曰「枝上甚危，豈能安心眠乎？而彼對曰「我心安靜，不知生死到來，忘此苦境日即暮矣，愚者，愚者，又勝愚者，前者雖愚，後者尤愚……」

要之，白樂天的思想，執着人生，摘着佛敎敎理的暗誦。反之鳥窠禪師視生死一如，依理論而實行具有眞正佛敎徒的眼目和信仰，所以前者的言行，未脫義學系的俗氣；後者的言行，具有高滔禪僧的風味，絲毫沒有俗氣的痕跡。的確菩提達磨的中心禪，不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言詞暗誦以爲能事，而以現實生活的上面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體驗實行主眼。換句話說：三歲孩童雖能道得和暗誦其底細，但這皆以記憶爲能事，眞實禪者所執着的眞實樂的義意，這確爲八十老翁尙難行得的親躬實踐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所以鳥窠道林禪師的禪義是眞正的達磨禪中眞禪者的第一人了。

給讀者們

—論自殺—

襟亞

讀者先生們！

今天正要執筆寫信把你們的時候，適接到一位朋友的信。他說：『我實在受不住環境的刺激，我實在受不住經濟的壓迫，精神與物質上均遭了重大的創傷！唉！前途是充滿着黑暗與不堪設想的危險，我的這顆心已碎了，我要自殺！』我讀了這幾句觸目驚心沉痛的語句，嚇得我幾乎要叫喊起來，全身如同害了瘧疾病一般的顫抖，戰慄！深深的打了幾個寒噤。自殺，這是多麼可怕的名詞，然而竟出於曾研究過佛陀學說的青年僧伽口裡，使我格外驚異得萬分！今天特地和諸位讀者們來討論自殺的問題。爲甚麼要「自殺」？「自殺」是不是正當的解決？我們打開每天報紙都載有自殺的新聞。墜岩啦，投江啦，服毒啦，自縊啦，自殺的人類，是逐漸的加多；一有甚麼不了的事情，便用牠來完結，解決！而且這些用自殺的手段而無辜犧牲的人，十有八九是青年；，因爲他們底血液是太沸騰，情感是太熱烈，反之，也就是太缺乏冷靜的理智的裁判。現實的缺陷，那能填補得滿，他們一有了不如意的事，或稍受挫折，便消極，苦悶，對人生就發生了絕大的疑問。結果；少數的，又振作起來精力跑上了奮鬥的途徑；而大部分皆衰頹的掘發了自殺的墳墓！的確，這是太輕鬆不過了，然而，整個的宇宙間也就因此消失不少的精華

我們反對自殺的人，尤其是受過相當僧教育的青年僧伽！因爲自殺不是正當的解決，不是徹底的辦法。是的，不錯我們的環境太惡劣了，我們的經濟太受束縛了；而前途又是這樣的渺茫而不可捉摸！但是我們應該忍着，耐着，去想較好的辦法，切不可走上自殺的路上去！我們要做一個戰士—勇敢的戰士，荆棘叢中，打開一條生路！這，才是我們所歡迎的同志。而且在因果律上講起來，我們今生物質享受之不美滿，都是前世業識所感招，怎能怨天尤人呢？而且是稍爲懂得佛學的人，都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不可以强求的？而且我們惡報未至盡淨，自殺，就會「氣絕身死萬事休」了嗎？都是夢想！業識所感招的未來異熟果報，還不是一樣的惡劣；除非眞能轉識成智，不受後有的話！諸位讀者們，你們所處的環境，像我這位朋友的大概很多，可是切不可悲觀，自殺，命運雖注定了人生；而命運是我們的心裡所造成的，我們應當從事於心裡的改造，這，才是正當的解決，徹底的辦法！

末了，我要勸我的這位想要自殺的朋友，可以不必死了，死不得！何以死不得？因爲死不了！何以死不了？因爲死了還是要受胎的，何必白白死去一趟哩，假如能够死了罷了的話，記者老早的就要自殺了。記者所處環境的惡劣，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可是現在還活着，不曾死去，月前，爲了辦法海潮刊，結果，把棉衣和一頂帳子典質了付印刷費；我自從正月一直到現在三個多月不曾去洗過一回澡，前天還是爾

明請我去洗了一下，唉！我想到酸辛的往事，眞個要自殺！可是我爲甚麼要自殺？我就回答不出來這個嚴重的問題，環境惡劣嗎？經濟壓迫嗎？當了棉衣和帳子，算得什麼？三個月不洗澡，又算得什麼？這，也值得去自殺嗎？眞是笑話！所以我現在還活着，不會死去，因爲我知道自殺不是正當的解決，徹底的辦法，希望我的這位朋友快從迷途裡醒過來！再會！

六祖大師

汪冰予

（一）

大梵寺的講堂里，擠擠的坐滿了一千零七十幾個人，這大夥中間除掉韶州刺史韋璩及其他官僚三十多人外；綜計儒宗學士和僧尼道俗們一千零四十人。

沒有低微的聲息，靜靜地，靜靜地，大夥兒都是那末樣地在沉默着。

溫馨的南風從外面不斷地吹進來，送進每個人的鼻管，吹開閉塞了的心扉，于是每個人的心都在活躍着，嘴邊浮起了啓發心智的微笑。

靜靜地，依然是那末樣的沉默着。

「爲什麼法師還沒蒞臨呢？」

「爲什麼……？」

一個爲什麼，兩個爲什麼，幾百個爲什麼在每個人的心里轉動着，一千零七十幾個人來心里都在想，想，皺緊了眉頭。

是的，她們心里的一種需要太殷了，爲了這一點，犧牲了時間他們每個人都感覺不憐惜，這一群可敬愛的人呵！

又是一息兒。

門簾輕輕的蠕動了，慢慢地，嚴肅地，走進從寶林請來爲大衆宣講佛學的惠能大師來，大夥兒起了一陣小的騷動，每一個人的眼光轉移到大師身上，心里油然的起了一種眞明的敬慕的心。

這就是大衆們正期待着的賢者：

長長地身材，臉是那末樣的枯瘦，從枯瘦的臉上隱隱呈露着慈祥的微笑，然而在這里面可知道這正是爲了衆生寧可捨棄了自己生命的一個學者！

在大衆的請求聲中，大師升了座，微笑着，微笑着。

于是大家站起來禮拜，用極誠懇的態度，齊向大師祝語：

「願大師永受日月的愛護，長生人寰！」

「願大師永遠的指示我們迷津，及一切有緣的衆生！」

含着淺笑，大師向着大衆們：

「感謝大家的盛情，願你們也都受佛的庇蔭！」

沉寂的空氣漸融洽起來，外面的風仍是那末樣地在吹着，每個人的週身都感覺愉快輕鬆。

低微的咳了一聲「一切的人，聽講行由得法的事意吧！」

大衆們的中間又激起小小的一陣騷動，漸漸地平息，然後沉默得又沒有低微的聲息。微合着眼，每個人虔誠的領略着！

聲音像洪鐘一樣地，于是大師將行由得法的事像演說一個故事一樣講下去。

（二）

冬天緊逼着秋天，春天追趕着冬天，時序的齒輪不斷地滾，多少年青孩子們從青春頭上爬過來，然後又俯仆下去

，在最後的歸宿里，永遠伴着自己的是黃土一堆和每個春季里開遍了的野花。

每個人都是這麼樣地從慈母的懷抱中掙扎出來，在苦惡的深淵中攪一個滾，然而時光如飛，等待自己開始感覺這一個經歷實在是不需要的時候，緊合着眼皮，已經成了死神手中的俘虜！

過去財帛的搖晃，聲色的享受，拍的一聲，一切全毀了！

你以爲人間是一個最充滿了愉快的地方嗎？

其實人間正同一個諸惡的總滙一樣，凡是跳進這旋渦中的生物，都是生前負了罪孽來的，誰是超人？誰是眞正幸福的人？

有人說：『你是多麼幸福呀！』吁！這是魔話，這正是一個欺騙人的名詞。你說，你怎樣幸運呢？是不是有了美滿的生活就算幸福？

這不是的。

再說，你是不是擁了嬌柔的妻子就是幸福？

也不是。

又說，吟風弄月，偎竹倚松，撥開擾攘的塵世，腰纏十萬，遨遊山川名勝，不涉政治，不求名利，與至手撥琴弦，高歌一曲，與闌傍石入夢。這是不是幸福的驕子？

都不是。

是的，你或許疑慮了「這一切的都不是，然而……」那麼我就得問你一句，「你不是同樣的也墮落在萬劫的深淵里的一個呢？」

這樣你就閉緊了嘴，不再願意開口了，並且我知道你心中就會傷感起來。

我再告訴你吧，凡是能够擺脫了蝕過遭而將沉溺在萬丈深淵中的衆生拯救出來，使得每個人都得了超脫，受了恩惠，那才是眞正幸福的人哩。

× × × ×

春天緊逼着冬天，秋天趕跑了夏天，惠能從貞觀十三年二月八日那天降生以來，到現在不覺已在人間呼吸二十四個春天里的空氣。

惠能——他是一個命運極苦的孩子，剛學會了走的三歲那一年就不幸失了父親的愛護，那一年，他母親是多麼悲痛啊！幾次哭昏到了過去要輕生，然而每當在極苦痛的時候，看到小惠能烏溜溜兩個圓眼珠對着自己不住轉動的神態，心就軟下來，覺得單撇下這孤兒未免太負了惠能爸臨終時的『好好撫養這一個苦命的孩子呀』深託了，她祇悠悠噓了一口長氣。

爲了這一個纖小生命的長成，爲了生活而生活的掙扎，幾次的流浪，最後又從新州漂泊到南海來，可是一點幫助沒有的人，流亡在異鄉那怎麼生存呢？她憂慮這一個小的生命將會中途夭折，的確連她自己也把握不定呢。背着人，常常爲了這一個可怕問題而落淚。

後來在慈母艱辛備嘗的竭力撐持下，這個小的生命總算長成了。

那一年的春天，惠能十四歲了，大大的身材，一副結實的胳子能够搬七八十斤的大石頭，渾身的勁。他母親笑說：「好了，有這樣牛勁將來可以考武去了。」

雖是笑話，惠能有點不以爲然，他覺得考了武不過是上陣互相殺戮，那太殘忍了，自己不做那樣的事。從那一次起，他再也不用手去動那七八十斤重的

大石頭；連瞧都不瞧。

十五歲那年的一天，他從河邊汲了水回來，聽到大槐樹旁邊蒙館里一些小學生唧唧噥噥的讀書聲，他問媽：

『媽，我幾時也進蒙館呢？』

這一個問題提出了之後，使她聽了心中突然怔忡起來，這可不錯的，爲什麼將這一個聰慧的孩子荒廢了呢？但她想到「生活尙且不易解決，那來銀子上學」的問題，心又突然冷淡下去，於是勉强的笑說：

『小孩子，再等一年吧！』

惠能睜大了一雙黑的眸子，看着媽臉上勉强的笑顏，又看看棹上放着他母親用來收藏針線花樣的一冊不知名目的破爛了的書本，心中忽然樂起來，『假使我也認識字喲，……』以下的話他也想不出什麼道理，只是歡欣，耳邊又浮起蒙館中那些小學生哼哼唧唧的讀書聲來。然而沒注意到母親的回話是說的什麼。

『孩子，你也歡喜這書本嗎？乖！再等一年就會認識。』媽又說了一聲，心中很快樂這孩子的美處，苦笑起來。

聽了這一句，這歡欣的稚子心靈忽然變成冰窖一樣的冷下來，眼睛仍在注意着那破舊了的一本書，又抬頭看看媽，好一會。從紅的唇邊才迸出一句話來：

『再等……爲什麼呢？』

她也預料到孩子會有疑問的，她很傷心，感覺疑難起來，對這孩子講實了吧，怕不明瞭，虛構一點事實吧，又不忍心欺騙了這孩子，委實這孩子太可憐也太可愛了，唉，怎麼好呢？總怪這孩子的爸爸離開人寰太早！像受了刀刺的心在砰砰動盪着，清淚同珍珠一樣的滾落下來，「唉！可愛的孩子喲，你爲什麼不幸做了沒有父親的孩子呢？」

惠能瞧到媽突然的悲傷，和顫動着的兩個肩頭，心里也難受起來，他覺得不要是自己胡亂的舉動而引起她的傷感，但是他也想不出句話來安慰，這同淚人一樣的媽，他恐怖，他覺得這一個罪負深了，他不能使終日辛勞的媽得到一點安慰反使她難過起來，這真使他心中歉仄的後悔得不已，他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他這時的可憐希望就是希望媽不要再流淚吧。然而媽仍抽動着肩頭，他更加悔恨起來，眼中也佝凝着水，他想：這是我造的罪，聽媽責罰我吧，接着就跪了下來，伏在媽的裙邊祈求着：

『慈愛的媽，孩子再也不敢說這些話了，求媽原宥我！媽也不要傷心，損了身體。』

看到孩子恐懼的樣子伏在自己脚下，她心中更加悲痛起來，她覺得這孩子懊喪了自己，她不應該自己的痛苦也連使這純潔的孩子底心里也起了戰慄，她和着淚將他挽起，撫着他的黑髮，顫聲地說：『惠能，媽不怪你，媽永遠喜歡你的！……』

之後，惠能知道媽的悲痛不是爲了自己妄求而是經濟窘困的原因，那一晚他就想起自己是十五歲的人了，也應該出去尋點生活，雖然自己並沒荒嬉的時間，然而單依賴着媽指頭生活的收入也痛苦極點了，想到這里他就轉念到後山一塊柴田去，是的，這一塊柴田就是他母親去年留的呢。

過了幾天，他將要出去尋生活的意思稟告了媽，媽捨不得，一定不願他出

去，說：『還小呢，過了今年吧！』他心里非常懊惱。

第二年，他又向媽說了：

『媽！我該出去做生活了吧？』

『你打算做什麼呢？』她將手上做的針線放下來，微笑的問。

惠能遲疑了一忽兒，說：『將後山的柴砍下來挑到市上去賣，媽瞧好不好？』

『好的，那很好的，明天起，你就這樣做吧。不過有數一點，多會壓損了身體呢！』

于是在生活的逼迫，從十六歲那年春天起，惠能從此每天一早就挑了柴街上去賣，得了錢，歸來統交給媽。有時惠能歸晏了，他媽總是含笑着問：『惠能，餓嗎？該累了？快休息去！』

他也微笑着答：『孩兒不累，也不餓，並且還很開心哩。』其實有時多半自己是忍着飢餓，兩個肩頭常腫得紅起來，然而他絕不願使媽聽到這些話而悲傷，寧可這些事永遠的只有讓自己一人知道吧。

關於上學的話，永遠也不敢再對他母親講，他怕會又引起媽的傷感。每天，就這麼樣的早上出去，日落歸來。

寒暑頻換中，惠能二十四歲了。

（第二節完）

太沉寂了

（鯉江通訊）

張健華

在過去不久的時候，大的方面，雖曾有那與華佛學研究社，五華佛教聯合會的組織；小的方面，有那鯉江佛化社，鯉江念佛蓮社的結集；但是，到如今，都是空洞的，虛泛的，裝幌子的，徒具外表的。——確切地，對於佛學的研究，佛化的推廣，……都是一無所有，都是等於零的！

不是嗎？在它，——與華佛學研究社的簡章上面，不是這樣的寫着：『……提倡道德，改造人心；採取佛化，補助國家；……信仰佛理，發心研究，……購請經書，備人研究；……』然而，他們啊，那里提倡過道德，改造過人心？那里採取過佛化，補助過國家？那里發的心過研究過佛學？那里購請過佛經？那里審密地，聘選過法師，負責主持，那里細心甄別過飽學的居士，担承指導？

論理，研究佛學，勢必要有指導，通一法師：

當這春雨簾纖，春色惱人的時光，提起筆來，寫一些地方佛教通訊的文字，簡直沒有那種勇氣和心緒；何況枷鎖式的學校教職，一刻不容輕鬆地束縛着；那里又有空閒的時光，給我暢快地寫呢？

昨天，接到你底那張明片，叫我把這地方佛化的情狀，描寫一二，給外邊的朋友們知道底細。——這樣，我就不能不鼓起勇氣，把它速記了一些來塞責了。

通師啊，談起我們地方的佛化，可眞會使我悲傷，憤恨，失望！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地方佛界的領袖們，（指法師和居士言）只知個性修持，不肯作羣衆的普攝。假如叫他們出來幹一下推廣佛化的宣傳，和切心研究佛學的微妙；他們惟有『去之望望，逃之夭夭』了。這，豈不令人悲傷，憤恨，失望麼？

這，豈不令人悲傷，憤恨，失望麼？

才可通疑過難地研究下去。因爲，佛學的淵深幽邃，斷非初望津涯的人，可以明了的。沒有飽學的人爲之指導，爲之解釋，沒有不茫無端緒，廢然自返，視研究爲畏途，視佛學爲險道的——所以，當研究的時候，飽學的居士，或大德的法師；一定要出來負担指導，務令那般淺學的人們，來社研究，可以得着導師的開解和剖釋；從而獲到了研究的圓滿實益。這才是研究的正當法門，才是研究的唯一精神！

不料，那班發起組織佛學研究社的人們，竟然裝上了一層門面，把研究的神聖重大的責任，交給那「知三不識四」的人們去主持辦理；你想，研究會有精神嗎？研究會有成績和進步嗎？

說到鯉江佛化社，和鯉江念佛蓮社的內容組織，顧名思義，可以知道它是以推廣佛化，和以審密修持爲主旨的。可是，試一檢討它底事功，倒也令人非常的失望。——它，那里推廣過佛化？那里舉行過念佛？這些那些，都是烏有的，和那與華佛研社死沉沉的，寂落落的氣象却是一般無二。

唉！我們地方的佛化，實在太沉寂了，太頹唐了！外面，雖然有那什麼社，什麼會的等等名詞；然而，里邊的成績，都是空空洞洞的，稀稀疎疎的；——假如長此放任下去，不快把它改革過來，一定會由頹唐而崩潰而沒落了。那麼，到了沒落净盡的時候，才去補救，那就不免太遲了。所以，當這快要沒落的當兒，把它補救復興，許是一樁關切的要圖。——這，還是請於我們地方居士法師們的憮然奮起呢！

好了，廢了半天的時光，算把我們地方的佛化，申述了個梗概了；想你讀了之後，對於我地佛化的情狀，也有少許的印象了。——還有關於「庵寺腐化的消息」，容待另函或另文報告。這里，暫且擱筆。

春風挾着細雨，帶着寒的麻醉，霏霏地打進窗口來，令我感着「春的昏迷」，沉沉地快入夢鄉。祝你，

爲法努力！！

張健華寫於五華鯉江錫成學校。

近幾年來，國內佛教社團興起成立的頗多，然因爲經濟人材……種種的關係，能做出一些可看的事的委實狠少，尤其是廣東各地，佛教徒和僧寺都幾乎變一形式，這雖然在歷史上有其必然墮落的成因，而物必自腐然後虫生之實爲諸種墮落原因之最重要者，時至今日，既覺悟到非澈底自救不足以圖存，則必日夕警惕隨力隨分做點化事業，掛空招牌，于事實上實無一點好處，仰望鯉紅及全省佛教社團諸大德共體斯意！——通一——

香海東蓮覺苑落成開幕紀盛

潘慧凝

民國廿四年夏四月望，爲香海東蓮覺苑落成，諸佛衆陞大慶。是晨六時許，山光道上，人跡即絡繹不絕，商場巨賈，閨閣名媛，文壇墨客，報界記者，均來苑參觀，各界人士？應有盡有，何東爵紳，亦親臨觀禮，車水馬龍，異常擠擁。自晨至晚，計達數千人，洵極一時之盛。入其中，則見紛牆高矗，雕刻精細，門前隙地？植以異卉名花，香氣襲人。有池一方，留栽荷渠，鑿有蓮池海

會四字，并裸繪花卉，門首以石雕成東蓮覺苑四字，出葉恭綽氏手筆。柱旁聯云：東照一光昏衢灼破，蓮開九品彼岸同登。拾級而上，則爲草獃殿，旁設佛經流通處，三藏十二部，種種悉備，俾港地信佛者得易於請閱。以其側爲客廳，清雅絕俗，中懸詩對，皆出名人高僧手筆，無怪夫有人間淨土之題額矣。兩旁爲講堂，一則佛學研究社，一則女子義學校，俱取名寶覺，課室軒廠，秩序井然，四壁懸有佛儒格言，令人觸目驚心，知所取法。再上爲佛殿，門首飾以蓮花，紅白相間，綠葉掩映，迎風搖曳，嬝娜生姿，恍如身入極樂國土，中供佛像，尊嚴華麗；且香煙繚繞，自爐中裊裊而出，芬芳四溢，長幡綉幢，微風吹動，如作天樂，殿中供藥師佛塔，雕刻精緻無比，綴以電炬，光色燦然。時適禮佛上供，木魚青磬，鐘鼓齊鳴，佛學與義學員生，按班肅立，梵音共唱，聲響悠然，似喚醒我輩迷人，及早回頭，勤修三學，勿淪惡濁苦海者！苑中設備周至，祖堂也，閱書室也，寄宿舍也，藏經樓也，各式俱備，三藏釋典而外，經史子集之書，無所不備，如四庫全書珍本，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皆已預約焉。按該苑乃港紳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所創辦，夫人賦性仁慈，時以普惠同羣爲懷，故雖是巾幗，作事不讓鬚眉，而於提倡佛法，更復不遺餘力，聞此次經營點綴，所費不貲。延有鎮江夾山竹林寺退院靄亭法師，主持苑務，一切佈設皆出法師及何夫人心血，苑既巍峨雄偉，又復莊嚴雅潔，以夫人好遊名山大川寺院叢林，足跡幾遍，今建此苑，有不極意講求者乎？故佛地如東蓮覺苑者可謂歎觀止矣。佛學社內，生徒皆丘尼及女居士，凡數十名，靄亭法師爲教授，灌輸以佛理，務求臻微妙，俾女衆得以暢飫法味。又於講授佛經之外，加授普通科學，如國文，歷史，地理，經學，尺牘，數學，英文等等。使新舊之學，皆能融會貫通，文字基礎若固，佛理則易探求，濟濟女衆，得此日夕陶溶，成績卓然可觀，將來學成，闡揚佛法，自能普利衆生。義學生徒壹百零八名，原設灣仔波斯富街，已歷五年，新苑落成，遂遷此處，日義學外，又有夜學漢文，夜學英文，專師教授，既明國學，又識蟹行，使不幸爲環境所困之失學女青年，得有良機攻讀，於此可見該覺不獨爲宣揚作化之機關，亦一培育人材之良好學校也。近人海燈半月刊近亦遷移該苑刊行，以文字宣傳佛法，如斯設備，可謂盡善盡美！余於其落成開幕之日，幸得躬參盛典，覩此規模宏偉之道場，不禁起景仰之思，蓋主持者，實不知耗去幾許心血也。是日各界多有祝詞，茲錄一二，以嚮閱者。

香海佛學會祝詞：

維中華民國廿四年，夏歷四月既望

恭逢

東蓮覺苑開幕之辰，敝會同人，瞻賓相之流光，喜祇園之絢彩，幸法緣之廣相，攄頂祝之微忱，爰爲詞以祝之曰：

猗歟寶刹，香島宏開，東方淨土，南海蓮台。覺世利生，貴苑是賴，續佛慧命，莊嚴法界。遍施法雨，丕振宗風，悲智雙運，大小兼融。蘭若圓成，龍天擁護，纂獻蕪詞，藉伸敬慕。

香海蓮社頌詞：

佛者覺也，背起則迷，離夢即覺，

迷則八萬四千煩惱結，覺則八萬四千法門開，夢則六趣流轉現。覺則生死輪廻息，迷覺之機，在乎吾心，無覺有大小，覺先不覺後，覺自不覺他。此覺之小者也。先覺後覺，自覺覺他，輾轉闡揚，如子母相生，乃至法界緣起無盡，則覺覺亦無盡，此覺之大者也。昔文殊菩薩有覺母之德號，今東蓮覺苑諸大居士慕果修因，現女身而弘法，尤冀以大覺爲鵠，則覺苑開幕之日，行見遍地東行即將與一切衆生，共破生死迷夢之時矣。爰誌數言，以資頌禱云爾。

方養秋先生祝詞：

東土淨因西土果，蓮標又見一夫人，覺大悲心揚佛普，苑同鹿野轉輪頻。

其他各界所贈送之聯對物品，未容細錄，記者盛會歸來，意者勝事難逢，故紀之以饗我女衆佛教信徒知所擇法焉。

嶺東佛學院第二屆招僧通告

名額 續招普通班學僧三十名

資格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出家沙彌比丘具眞實求法弘法志願文字通順身體健全威儀具足者爲合格

報名考試 國曆五月一日起至八月一日止爲通訊報名時間分函試面試兩種本院自接到報名書後即出題函試認爲合格後即通知來院覆試如發覺前後程度不符時則取消其入學資格考試種類分佛學國文兩種函試面試均同

保證 凡與本院相識之佛學團體及諸山長老作保證者方許入院如中途無故退學或滋生事端而被開除者保證人須負賠償膳宿書籍費之責

開學 二十四年九月一日開學

附告 上海廈門廣州均有海輪直達汕頭到汕搭火車二小時至潮州開元寺本院

本院簡章函索即寄通訊廣東潮州嶺東佛學院

本刊介紹佛教讀物

刊名	地名	全年定價
海潮音月刊	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連郵二元
正信週刊	漢口佛正信會	連郵一元
淨土宗月刊	武昌黃河灣二號	連郵五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滕州路佛學書局	連郵五角
佛教雜誌	山西太原佛教雜誌社	連郵二元
護生報	上海貝勒路護生報社	連郵五角



海吟集

大庸 通一 選

將去潮州十首有序

衲本疏人，菽麥不辨，下筆開罪於老參，行藏實類乎狷散，知我者謂我心戇，不知我者慢爲狂憤，潮城友輩，鑑諒者難。行且別矣，復隔河山，從斯覿面非易，寸心烏可不辯？許指行徑，正我愚頑，則集思廣益，和章乞頒！裒集有成，即謀梓刋，針砭盛情，豈同泛泛？可遂私懷，永銘心版！

拈毫不勝說鬼零，隔院鐘聲難再聽，
破鉢殘經重收拾，明朝又作海輕萍。

十載辛勤乞法忙，忍看魔燄任猖狂？
中宵憤起渾難寐，冷月窺人入短牆。

春來細雨苦連宵，一樣閑情伴寂寥，
多少友朋無覓處，何堪更與故鄉遙。

勝友如雲不紀名，從來博得曼殊評，
兩年聚樂還同昨，忍說明朝振錫行。

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韻

大好河山漸等零，淒凉風雨不堪聽，
年來多少傷心事，身世竟同水上萍。

嶺南花果已圓成，鉢底傳來潮海聲，
應作慈航倒駕者，隨緣普渡悉忘名。

風月南湖又一宵，新詩十首慰孤寥，
吾今欲訪大顛去，萬叠雲山路轉遙。

難得隨緣一代名，文章身價任量評，
丈夫應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百感交燃寐弗成，孤燈無燄鼠無聲，
雨來一覺勞形夢，博得隨緣第二名。

碌碌經年笑復憐，從來書未讀全篇，
任他說隋文思障，自信心無世相緣。

人海燈刋手自編，宗師笑作野狐禪，
堪憐敝界成虛壳，勵我精勤筆作椽！

階前花影疑如畫，斷續風傳斷續歌，
自笑少年心未靜，漫將梵曲戲相和。

三月楊花飛滿天，行人正好杖隨肩，
善才五十三參事，飯粥庸才效昔賢。

近來懶不行山路，昨日登城力不勝，
行脚十年成病衲，曹溪愧見嶺南能！

澹雲

沙彌道者共禪話，石女吹簫木弄歌，
聽得依稀彷彿處，落梅古曲總難和。

送春迎夏落花天，行脚頭陀擔在肩，
踏遍趙州古道路，祥雲處處護高賢。

潮州道上一詩僧，瓶鉢蕭然好自勝，
看盡青山玩盡水，風流到處遇才能。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　香海菩提場現定本月十日起恭請悅西法師開講地藏菩薩本願經全部，刻已積極籌備佈置一切，悅西法師江蘇人，在沙田西林閉關三年，著作重要者有全剛經略註，大乘起信論講解等，且富有辯才，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也。

又訊：東蓮覺苑苑長蓮覺居士，鑑於一般大衆對於英文皆感迫切需要，近請一馮君每晚在山光道東蓮覺苑實覺義學內教授英文，每年只收學費五元，近已開始報名，聞不日即將上課云云。

鎮江　鎮江超岸寺佛學研究社自蕙庭法師圓寂後，即請現月法師主持學務，近現月法師已辭職他就，繼任者爲智嚴法師，智嚴法師青年俊發，當必有一番新發展也。

潮州　嶺東佛學院第一屆學傳畢業後，近已組織研究部，請現月法師爲主任，另招普通班生卅名，並請聘東初法師爲教授，前已辭職之智誠法師，亦被嶺院當局聘回，担任教授云云。

豐城　江西豐城佛教居士林，自周志誠弘法以來，地方感化極速，並有孫作民，徐善崇諸居士護法，該林專修密宗，凡初發心學佛居士，須由佛學研究會，深知淨土法門後，方可習密，緣密宗高深，學之匪易，故該林新建三層洋樓，以備修法之用。日前全體會議，該林授法居士，均服從無錫圓通寺方丈超一法師，乃密教泰斗，亦爲吾國之高僧，現該林弘法利生，莊嚴佛土，江西內地佛法，豐城爲先進，茲將該林執事人姓名開列，周志誠，弘法主任，孫作民，宣傳主任，李作夫，經懺主任，徐善崇，交際主任，李明覺，林務主任，宋維森，講解主任。自六月一日起，在各處公路監獄，派員宣演大乘經典，俾聽衆聞法解脫，功德不可思議云云。

南京　太虛大師在首都中國作學會講優婆塞經已三日矣，前兩日係講經前懸論，今日（廿八）講入經文約一頁，每日往聽講者計有軍政商學界姚雨平，鄧夢漁，陶叔惠，陶冶公，羅正緯，許炳堃，陳衡夫，王廷拔，陳墊存，劉堅，謝健，鄒敬修，莊通石，羅唯菴，顧宗況，萬朝桂饒鳳璜等，女界戴院長夫人等，僧界毘盧寺瑞生法師等。陸繹而來，不下千餘人，講堂座位不敷，殊形擁擠，門外停流中山道上之汽車包車一對交通爲之阻塞，幸有警士憲兵義務照管，故秩序均極安善云。

編者的話

編者

不如意事常八九，搬了一次家，竟使我們許多預定計劃都成了劃餅，從出版日程來說，已耽擱將近廿天，原因是：我們忙不來，印刷所也忙不來，只有請大家原諒！

下一期預備預出十四十五期合刊，這不是偷懶或取巧，爲的是趕上原定出版的日程。

這一期的專號里，因了時間性的關係，加上了芝峯法師一篇「點着萬千億人的心燈」又將墨禪法師的「實用的宗教序」抽下，改刊談玄法師的「日譯巴利語藏經出版，」（墨法師一文下期刊出。）悅西法師的「豈敢謗宗」，一時失落了，乃改刊「諸佛真的不斷性惡嗎」一文，這篇文章，從思想上說，是推翻了歷來台宗學者舊說，先得申明，本刊的立場對于各宗都無歧視，凡對各宗有特別見解者都可提出相互討論，但如果離了題，則本刊有相當裁制之權！

本期「六祖大師」的作者，是我的一位朋友，這朋友是國內文壇作家中很有希望一個，承他允許陸續爲本刊寫點小說或劇本，這是一個開端，望大家對他的作品勿忽略過去，尤眞是關于六祖大師心理的描寫的方面。

本期所刊的幾篇文章，我自己認爲比以前要精闢些，不過，每篇推荐也是多餘的，好壞讓大家自己去體驗，然後再給我們一個批評吧!?

關于分欄，沒有刻板的規定，有什末即刊什末，封面的分欄聊以醒目而已。因爲在半年中，封面也沒有加，外表究不即內容要緊，等第二卷刊完再爲斟酌情形了。

本來，我年紀輕，身體又壞，實不足承乏本刊輯務，好在，重要稿件都由靄亭老法師審閱，核定去取，靄老法師世出世學，融攝無碍，肯發心肩此重任，使我能減輕一半責任，爲佛教宣傳作想，雖然明知自己無用，也覺得責無旁貸。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容有失檢之處，望大家格外原諒！

本刊徵稿條例，已經改過，並且，篇幅已經加多，望各方同志，努力寫稿，使得這盞人海燈能永久不熄，光明無碍，那功德有多大呢，努力吧，同志們！

拙作將去潮州十首，賜和者已有廿多位，將依收到先後的次序先在本刊發表，然後再圖另印單行本。

因爲搬了家，所以說了很多的話，好了，就此帶住！

通一，六，一二，上午。

護生報

△每月出版兩期
△全年定價五角
△並有五色雲中
△觀音菩薩奉送
△營業部 道德書局
△發售佛像字畫
△流通各種經書
地址 上海貫俄路一
電話八一七四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居士著
報帋弍角
道林帋三角

本文作者喜歷名山大川，國內佛教名勝，尤多涉歷，今彙集最著遊記都爲一冊，欲明佛教名勝實況及有志遊遊者不可不讀此書，至文筆蒼勁其餘事耳。

發行：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流通處

人海燈

第二卷　第十三期
民國廿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發行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四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全年	廿四冊	一元二角
半年	十二冊	六角
	十三冊	六角

定價　本港　外埠

每月兩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從本期起，擴充篇幅，每期至少刊十二頁，較之往昔，已逾半數。本港與國內通郵，向以國外計算，但本刊旨在弘揚佛化，仍照原定價目收費，只敷郵資而已。尙盼各方大德照常財法資施，使本刊得繼續發展則幸甚矣。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來往滙兌，甚感不便，茲爲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欵，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爲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交通等銀行爲盼！

欲請經者注意！

本流通處開幕未久，已從京滬各處批請大批佛經，共數百種，名目不及備載，如蒙惠顧參觀，無任歡迎；再者，本流通處志在流通法寶，便利佛教信徒研究起見，價目格外從低，區區微忱，謹此佈掬，

跑馬地
山光道 **東蓮覺苑流通處啓**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新遷**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刻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